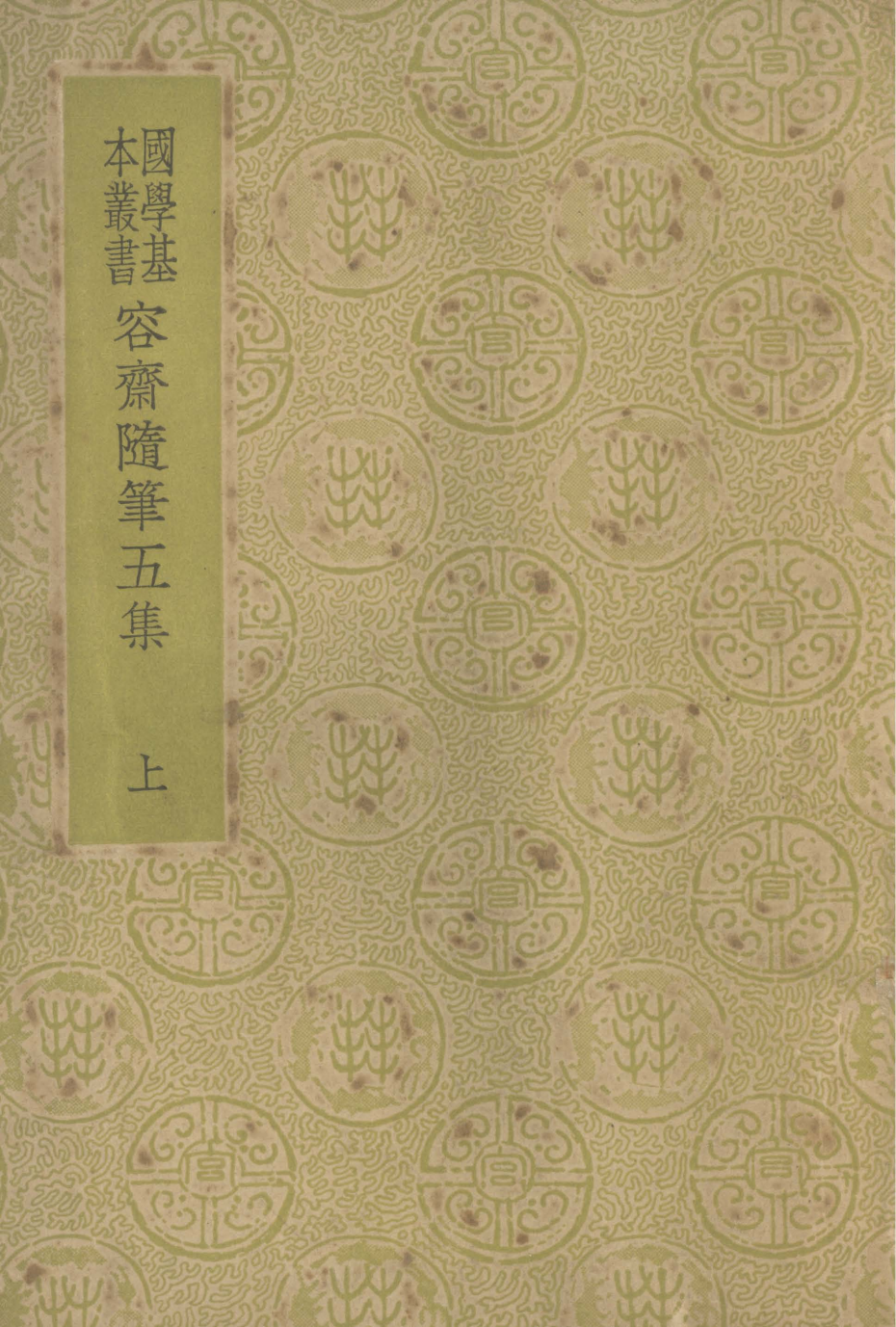


國學基  
本叢書

容齋隨筆五集

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592B

~~775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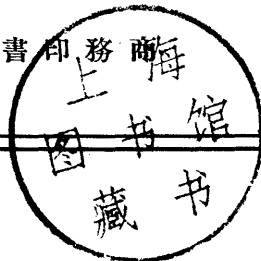
書叢本基學國

集五筆隨齋容

(上)

著邁洪

行發館書印務商海



# 序

宋南渡後。名臣屈指。洪氏忠宣著冰天之節。與蘇屬國爭光。其子文惠。文安。文敏。先後立朝。名滿天下。文敏尤以博洽受知孝宗。史稱其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所纂述有夷堅志。萬首唐詩。容齋五筆等書。學士家膾炙之。然唐絕時雜宋人之作。前輩病其龐雜。夷堅一書。吾鄉胡元瑞嘗言容齋晚歲急於成書。其門下客多取太平廣記中舊事。改易姓名以欺之。亦不復辨。由此觀之。則二書跋蓋亦多矣。惟五筆係生平睹記。摺綴奚囊。久而成集。往往傳信後代。博雅之士。亟稱是書。有以哉。昔趙和仲嘗言知古莫如洪景廬。知今莫如陳君舉。讀五筆所記。寧獨知古已耶。是書向無佳刻。得者復不能全。馬巽甫博學好古。彙而梓之。兼精心慧識。長於較讎。魯魚亥豕。考核再四人。亦有言訛如落葉。掃而愈有。巽甫刻吾知免夫。其有功載籍。豈淺鮮耶。余喜而爲之序。

古勾章謝三賓撰

# 舊序

書必合乎名教。君子有所取而讀者。要非無益之言也。夫天下之事。萬有不齊。而可以憑藉者。理之正。事不一。而理有定在。猶百川萬折。必歸於海。否則涉於荒唐繆悠。絕類離索。以盲瞶人之耳目者。在所不取。古今馳聲於墨札之場者。噓英吐華。爭相著作。浩渺連臚。策氏藉名。不可紀極。嗜博者亦必珍如拱璧。而把玩之不輟焉。文敏公洪景盧博洽通儒。爲宋學士。出鎮瀾東。歸自越府。謝絕外事。聚天下之書。而徧閱之。搜悉異聞。考覈經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雖詩詞文翰。歷識卜醫。鉤纂不遺。從而評之。參訂品藻。論議雌黃。或加以辯證。或繫以讚繇。天下事爲寓以正理。殆將畢載。積廿餘年。率皆成書。名曰隨筆。謙言順筆錄之云爾。加以續筆三筆四筆。絕於五筆。莫非隨之之意。總若千萬言。比所作夷堅志支志盤洲集。踔有正趣。可勸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廣見聞。可以證訛謬。可以祛疑貳。其於世教未嘗無所裨補。予得而覽之。大豁襟抱。洞歸正理。如躋明堂。而胸中樓閣四通八達也。惜乎傳之未廣。不得人挾而家置。因命紋梓。播之方輿。以宏博雅之君子。而凡志於格物致知者。資之亦可以窮天下之理云。宏治戊午冬十月。旣望。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沁水李瀚書。

# 總序

知贛州寺簿洪公伋。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伋何幸遠繼其後。官閒無事。取文敏隨筆紀錄。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則絕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鋟木于郡齋。用以示邦人焉。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爲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留贛二年。至之日。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之地。筆墨飛動。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有訴不平者。如訴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其母。後十五年。文敏爲翰苑。出鎮瀾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社梓。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於瀾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見。可以證訛謬。可以膏筆端。實爲儒生進學之地。何止慰贛人去後之思。僕又嘗于陳日華煜。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呪之屬。以類相從。編刻于湖陰之計臺。疏爲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爲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谿洞。折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他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全。恐馴致散失。再爲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處未焉。寺簿推廣隨筆之用心。願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臨川何異謹序。

# 紀事一

元調少時就童子試於松江郡將堂邑許公通經學古人也。一語意合。或旬日再三召。恒坐列肆中。以待門啓而入。有鬻容齋隨筆者。取閱一二。則喜其聞所未聞。千錢易之。然猶未悉容齋之爲何等人。隨筆之爲何等書也。歸以告本師子柔先生。先生曰。此宋文敏洪公之所著書。其考据精確。議論高簡。讀書作文之法盡是矣。又曰。吾向從邱子成先生見此書而不全。汝亟取以來。吾將卒業焉。又曰。考据議論之書。莫備於兩宋。然北則三劉沈括。南則文敏兄弟。歐曾輩似不及也。元調謹受教。日夕浸灌其中。行李往來。未嘗不挾與之俱。壬子秋。寓長干報恩僧舍。得略識一時知名士。每集必數十人。論及古今成敗。及文章得失。忿爭不決者。元調輒片言以解。此書之助爲多。間以示玉繩周子。讀之盡卷。惘然曰。古人學問如是。吾儕窮措大。縱欲畱意。顧安所得書。又安所得暇日乎。雖然。吾來年將館丹陽荆氏。君遊踪務相近。頗載所藏書借我。已而周子入翰林爲修撰。寄語子。今不患無書可讀矣。周子謝不敏。報書吾則未暇。畱以待子。蓋戲之也。自後讀隨筆漸熟。又推其意以漸讀他書。如執權度。稱量萬物。爽者鮮矣。每逢同儕。必勸令讀是書。而傳本甚少。慨然欲重梓。以公同好。去年春。明府勾章謝公刻子柔先生等集。工匠稿不應手。屢欲散去。元調寔董較勘。始謀翻刻。以寓羈縻。而所蓄本未免舛訛。適邱子成先生家鬻舊書。得向不全本。攷其序。乃宏治中沁水侍御李公瀚所刻。又從友人沈子誨借得殘落數卷。會之良合。然舛訛較所蓄本尤多。參伍是正。爲改定千餘字。仍闕其疑。明府公遂爲之序。復紀其重刻之故。以告我後人。嗟乎。二十年之

間。曩時相與讀是書者。遭逢聖明。當古平章軍國之任。元調獨窮老不遇。啜粥飲水。優游江海之濱。聊以整頓舊書爲樂事。曾不得信其舌而奮其筆。何托落之甚也。上有稷卨。下有巢由。道並行而不相悖。均之爲太平之象。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崇禎三年三月朔。嘉定馬元調書於僦居之紙窗竹屋。



## 紀事二

先文敏公容齋先生隨筆一書。與沈存中夢溪筆談。王伯厚困學紀聞等。後先並重於世。其書自經史典故。諸子百家之言。以及詩詞文翰醫卜星歷之類。無不紀載。而多所辨證。昔人嘗稱其考據精確。議論高簡。如執權度而稱量萬物。不差累黍。歐曾之徒。所不及也。考公自浙東致政歸田里後。自謂老嫻讀書不多。凡意有得。隨筆志之。初成十六卷。又續筆。以至三筆四筆五筆。共七十四卷。宋嘉定中。公從孫寺簿。伐鋟木於章貢郡齋。明宏治中。沁水御史李公瀚。又嘗序而梓之。其嘉惠來學。爲讀書稽古之益者。豈爲少哉。吾家舊有此書。乃嘉定妻先生子柔。俾其門人馬巽甫氏刻而行世者。又嘗補其殘缺。訂其舛譌。流傳於今。亦已七十餘年矣。從子天爵。自膠邑得此版。而歸於環。其有闕失者。一一補正完好。重爲披讀。如獲重器焉。然愧學殖荒落。不能發明其萬一。而公之需勾後人者。已歷五百年所。又世爲家藏之舊。用以公諸天下。博雅嗜古之儒。未必不如瑚璉篋篋。三代法物。登之宗廟。可以觀禮。與他玩好者殊異也。公父子兄弟。忠孝大節。炳在宋史。人皆知之。又公所著有文集。唐人萬首絕句。夷堅志等書。其題跋一種。今刻於津逮祕書中。又巽甫刻有夢溪筆談。與是書如合璧。然皆天下之公物也。環喜是書之歸。而有光復舊物之意。因志其本末如此云。康熙三十九年春三月。族孫環謹書。

# 容齋隨筆目錄

## 卷第一 二十九則

歐率更帖

羅處士誌

唐平蠻碑

半擇迦

六十四種惡口

八月端午

贊公少公

郭璞葬地

黃魯直詩

禹治水

敕勒歌

淺妄書

五臣注文選

文煩簡有當

地險

史記世次

解釋經旨

坤動也剛

樂天侍兒

白公詠史

十年爲一秩

裴晉公禊事

司字作入聲

樂天新居詩

黃紙除書

白用杜句

唐人重服章

詩識不然

青龍寺詩

## 卷第二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長歌之哀

韋蘇州

古行宮詩

隔是

張良無後

周亞夫

漢輕族人

漏泄禁中語

田叔

孟舒魏尚

秦用他國人

曹參趙括

信近於義

剛毅近仁

忠恕違道

求為可知

里仁

漢采衆議

漢母后

田千秋鄧暉

戾太子

灌夫任安

單于朝漢

卷第三十一則

進士試題

儒人論佛書

和歸去來

四海一也

李太白

太白雪讒

冉有問衛君

商頌

俗語有所本

鄱陽學

國忌休務

漢昭順二帝

三女后之賢

賢父兄子弟

蔡君謨帖

親王與從官往還

三傳記事

張嘉貞

張九齡作牛公碑

唐人告命

典章輕廢

卷第四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溫公客位榜

李頎詩

詩中用茱萸字

鬼宿度河

府名軍額

馬融皇甫規

孟蜀避唐諱

翰苑親近

寧馨阿堵

鳳毛

牛米

石鼓歌過實

送孟東野序

噴嚏

野史不可信

謗書

王文正公

晉文公

南夷服諸葛

二疏贊

李宓伐南詔

浮梁陶器

### 卷第五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六卦有坎

晉之亡與秦隋異

上官桀

金日磾

漢宣帝忌昌邑王

平津侯

韓信周瑜

漢武賞功明白

周召房杜

三代書同文

周世中國地

李後主梁武帝

詩什

易舉正

其惟聖人乎

易說卦

元二之灾

聖人汗

廿舟冊字

字省文

負劔辟咎

國初人至誠

史館玉牒所

稗沙門

### 卷第六十九則

建武中元

帶職人轉官

上下四方

魏相蕭望之

姓氏不可考

畏無難

綠竹青青

孔子欲討齊

韓退之

誕節受賀

左氏書事

狐突言詞有味

宣髮

邾文公楚昭王

杜悰

唐書世系表

魯昭公

州縣失故名

嚴州當爲莊

卷第七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韓柳爲文之旨

李習之論文

魏鄭公諫語

虞世南

七發

將軍官稱

北道主人

洛中盱江八賢

王導小名

漢書用字

姜姬簡狄

羌慶同音

佐命元臣

名世英宰

檀弓誤字

薛能詩

漢晉太常

卷第八十五則

諸葛公

沐浴佩玉

談叢失實

石罌

陶淵明

東晉將相

賞魚袋

涪溪留題

皇甫湜詩

人物以義爲名

人君壽考

韓文公佚事

論韓公文

治生從宦

眞宗末年

### 卷第九二十七則

霍光賞功

尺椀取半

漢文失材

陳軫之說疎

顏率兒童之見

皇甫湜正閏論

簡師之賢

老人推恩

唐三傑

忠義出天資

劉歆不孝

漢法惡誕謾

漢官名

范增非人傑

石宣爲彗

三公改他官

帶職致仕

朋友之義

高科得人

辛慶忌

楚懷王

翰苑故事

唐揚州之盛

張祜詩

古人無忌諱

宰我不詐

李益盧綸詩

### 卷第十二十則

楊彪陳羣

袁盎溫嶠

日飲亡何

爰盎小人

唐書判

古彝器

玉藥杜鵑

禮寺失職

徐凝詩

梅花橫參

致仕之失

南班宗室

省郎稱謂

水衡都尉二事

程嬰杵臼

戰國自取亡

臨敵易將

司空表聖詩

漢丞相

册禮不講

卷第十一 十六則

將帥貪功

漢二帝治盜

漢唐封禪

漢封禪記

楊虞卿

屯蒙二卦

漢誹謗法

誼向觸諱

小貞大貞

唐詩戲語

何進高叡

南鄉掾史

漢景帝忍殺

燕昭漢光武之明

周南召南

易中爻

卷第十二 二十八則

利涉大川

光武棄馮衍

恭顯議蕭望之

鼂錯張湯

逸詩書

刑罰四卦

巽爲魚

三省長官

王珪李靖

虎夔藩

曹操用人

漢士擇所從

劉公榮

元豐官制

耳餘袁劉

周末存國

曹操殺楊脩

古人重國體

卷第十三 二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馥劉璋

蕭房知人

俞似詩

吳激小詞

君子爲國

兌爲羊

晏子揚雄

一以貫之

裴潛陸俟

拔亡爲存

孫吳四英將

東坡羅浮詩

魏明帝容諫

漢世謀於衆

國朝會要

孫贖滅竈

蟲鳥之智

### 卷第十四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漢祖三詐

有心避禍

蹇解之險

士之處世

張全義治洛

博古圖

士大夫論利害

舒元輿文

絕唱不可和

贈典輕重

揚之水

李陵詩

大曲伊涼

元次山元子

次山謝表

光武仁君

### 卷第十五十九則

張文潛哦蘇杜詩

任安田仁

杜延年杜欽

范曄作史

唐詩人名不顯者

蘇子由詩

呼君爲爾汝

世事不可料



蔡君謨帖語

孔氏野史

有若

張天覺爲人

爲文論事

連昌宮詞

二士共談

張子韶祭文

京師老吏

曹操唐莊宗

雲中守魏尙

卷第十六十九則

文章小伎

三長月

兄弟直西垣

續樹萱錄

館職名存

南宮适

吳王殿

王衛尉

前代爲監

治盜法不同

和詩當和意

稷有天下

一世人材

王逢原

吏文可笑

靖康時事

并韶

讖緯之學

真假皆妄

# 容齋隨筆

## 卷第一二十九則

予老去習慣。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卽紀錄。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子。鄱陽洪邁景廬。

###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摛藻。特有自然。至如關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鄉故實也。

###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宏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爲不可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

### 唐平蠻碑

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劍南節度副大使張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染浪州刺史楊盛顛爲邊患。明皇遣內常侍高守信爲南道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其九城。此事新舊唐書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朝恩爲觀軍容處置使。憲宗用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議者譏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蓋有以啓之也。裴光庭蕭嵩時爲相。無足責者。楊氏苗裔至今猶連晟字云。

半擇迦

大般若經云。梵言扇搥半擇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擇迦。搥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卽發不見卽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搥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半擇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受身處。搥音丑皆反。

六十四種惡口

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曰。籠語。軟語。非時語。妄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語。低語。仰語。錯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調語。誑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啞語。入語。燒語。地語。獄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說罪咎語。失語。別離語。利害語。兩舌語。無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殺語。害語。繫語。閒語。縛語。打語。歌語。非法語。自讚嘆語。說他過語。說三寶語。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歷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

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 贊公少公

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李太白集有饒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

### 郭璞葬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此說蓋以郭爲先知也。世傳錦囊葬經爲郭所著。行山下宅兆者印爲元龜。然郭能知水之爲陸。獨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廟上銜刀之見淺矣。

### 黃魯直詩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眞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跋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飧。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爲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其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

復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禹治水

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考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爲自徐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爲帝都。旣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予得之魏幾道。

敕勒歌

魯直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又集中有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率意道事實耳。予按古樂府有敕勒歌。以爲齊高歡攻周玉壁而敗。恚憤疾發。使斛律金唱敕勒。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詞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蓋此也。但誤以斛律金爲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歡敗於玉壁。亦非困於敕勒川。

淺妄書

俗閒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實爲東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載雲仙錄中事。目穢其書。開元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爲笑。其

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卽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頌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頌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象指楊國忠爲冰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據近歲興化軍學刊遺事南劍州學刊散錄皆可毀

### 五臣注文選

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爲荒陋予觀選中謝元暉和王融詩云陸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元安石於元暉爲遠祖以其爲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云宗袞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符堅牧謂謝元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袞爲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爲有說至以導爲與謝元同破符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

### 文煩簡有當

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記衛青傳按尉李朔按尉趙不虞按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按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

可嘉。

地險

古今言地險者。以謂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裏河山。蜀有劍門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吳長江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居荊州。呂布盜徐。袁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下形勝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倔強其閒。終之夷羣。雄覆漢祚。議者尙以爲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邠華。三鎮鼎立。爲梗。李茂貞韓建皆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區以汴宋毫穎。巖然中居。及其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不在險爲言。則操溫之德。又可見矣。

史記世次

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爲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論之。二人皆帝嚳子。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爲商。自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爲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蓋與湯爲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旣已可疑。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則其所享壽皆當過百年。乃可。其爲漫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解釋經旨

解釋經旨。貴於簡明。惟孟子獨然。其稱公劉之詩。乃積乃倉。乃裹餼糧。干橐干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而釋之之詞。但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其稱烝民之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兩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義昭然。彼訓曰。若稽古三萬言。真可覆醬瓿也。

坤動也剛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王弼云。動之方正不爲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動剛故應乾不違。張橫渠云。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伸動靜終始。又云。積大勢成而然。東坡云。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爾。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張葆光但以訓六二之直。陳了翁云。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剛者道之動。方者靜之德。柔剛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雖以柔靜爲主。苟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諸家之說。率不外此。予頃見臨安退居庵僧曇瑩云。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爲分明有理。

樂天侍兒

世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臧獲名。若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白公詠史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爲王涯所讒。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曰。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臥白雲歌紫芝。彼爲菹醢机上盡。此作鸞凰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正爲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十年爲一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爲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歷行開九秩新。亦用此也。

裴晉公禊事

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裴公首賦一章。四坐繼和。樂天爲十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今人賦上已。鮮有用其事者。予按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丐還東都。文宗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龍泉憶去歲禊洛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爲三年。誤也。宰相表卻載其三年十二月爲中書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紀全失書。獨舊史紀傳爲是。

司字作入聲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琵琶聲。亂寫眞珠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唯有白須張司馬。不言名利尙相從。

樂天新居詩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州守造。樹倩府寮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攜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尙爲可喜。今人居閒。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寮爲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篇詠哉。

黃紙除書

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

白用杜句

杜子美詩云。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如

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闇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閣。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田。銀魚金帶繞腰光。銀章暫假爲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袍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青綬。唯添雪白鬚。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至於形容衣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繞身飛。

詩識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以爲識。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五。

青龍寺詩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峯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共道使君非俗吏。南山莫動北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蒙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君爲侍臣云。

# 容齋隨筆

## 卷第一三十四則

### 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花色。十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豔。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塾屋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繁。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

### 長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於裂眚。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作絕句云。

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牕。樂天以爲此句他人尙不可聞。況僕心哉。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旣不佳。又不題爲病中作。失其意矣。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百餘日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牕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東坡以爲讀之殆不可爲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尙能使人悽然也。

韋蘇州

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檇菑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惇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唐史失其事。不爲立傳。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爲詩。卽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應物爲三衛正。天寶閒所爲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古行宮詩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元閒宮禁事。最爲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宮一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隔是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張良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爲人。非平可比也。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矣。以吾多陰禍也。平傳。國至曾孫而以罪絕。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才十年而絕。後世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予蓋嘗考之。沛公攻嶢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旣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軍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其無後宜哉。

周亞夫

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陔。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爲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漢輕族人

爰盎陷鼂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

偃解兩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漏泄禁中語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法漏泄省中語爲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爲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爲張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以此下獄。棄市。今史所載。豈非獄辭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耳。

田叔

貫高謀弑漢祖。事發覺。漢詔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髡鉗隨王。趙王旣出。上以叔等爲郡守。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虜人雲中。孟舒不能堅守。士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是乃所以爲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按田叔孟舒同隨張王。今叔指言舒事。幾於自薦矣。叔不自以爲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爲過。一言開悟。爲之復用舒。君臣之誠意相與如此。

孟舒魏尙

雲中守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又馮唐對文帝曰。魏尙

爲雲中守虜嘗一入尙率車騎擊之士卒終日力戰上功幕府坐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臣以爲陛下罰太重上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按孟舒魏尙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 秦用他國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爲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幾滅強齊辛毅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爲相諸侯患楚之強蓋衛人也

### 曹參趙括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蕭相國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蕭何事惠帝病上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曹參相齊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趙括自少時學兵法其父奢不能難然不謂善謂其母曰趙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廉頗與秦相持秦應侯行千金爲反閒於趙曰秦之所畏獨趙括耳趙王以括代頗將藺相如諫王不聽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又不聽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白起代王齧遂勝趙曹參之宜爲相高祖以爲可惠帝以爲可蕭何以爲可參自以爲可故漢用之而興趙括之不宜爲將其父以爲不可母以爲不



可。大臣以爲不可。秦王知之。相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爲可。故用之而敗。嗚呼。將相安危所係。可不監哉。且秦以白起易王。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於戰。而勝負之形見矣。

信近於義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尙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呂與叔分爲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諂賤。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可爲宗也。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尹彥明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尙也。予竊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爲可宗也。然未敢以爲是。

剛毅近仁

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爲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

忠恕違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學者疑爲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尙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爲其未

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楊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竊以爲道不可名言。既麗於忠恕之名。則爲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閒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略同。

### 求爲可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爲之說者皆以爲當求爲可知之行。唯謝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何求。予以爲君子不以無位爲患。而以無所立爲患。不以莫己知爲患。而以求爲可知爲患。第四句蓋承上文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爲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

### 里仁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匠之術。而引此以質之。說者多以里爲居。居以親仁爲美。予嘗記一說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則仁亦在夫擇之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不以爲然。予以爲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爲仁者。固在所擇。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爲道大矣。尙安所擇而處哉。

漢采衆議

漢元帝時。珠厓反。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從之。遂罷珠厓郡。匈奴呼韓邪單于既事漢。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對十策。有詔勿議。罷邊塞事。成帝時。匈奴使者欲降。下公卿議。議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以爲不如勿受。天子從之。使者果詐也。哀帝時。單于求朝。帝欲止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黃門郎揚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安帝時。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皆以爲然。郎中虞詡陳三不可。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北匈奴復強。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絕西域。鄧太后召軍司馬班勇問之。勇以爲不可。於是從勇議。順帝時。交阯蠻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兵赴之。議郎李固駁之。乞選刺史太守以往。四府悉從固議。嶺外復平。靈帝時。涼州兵亂不解。司徒崔烈以爲宜棄。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以爲不可。帝從之。此八事者。所係利害甚大。一時公卿百官既同定議矣。賈捐之以下八人。皆以郎大夫之微。獨陳異說。漢元成哀安順靈。皆非明主。悉能違衆而聽之。大臣無賢愚。亦不復執前說。蓋猶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

漢母后

漢母后預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文帝繫周勃。薄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軍於北軍。不以此

時反。今居一小縣。願欲反邪。帝謝曰。吏方驗而出之。遂赦勃。吳楚反。誅。景帝欲續之。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郅都害臨江王。竇太后怒。會匈奴中都。以漢法。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武帝用王臧趙綰。太皇竇太后不悅。儒術。綰請毋奏事東宮。后大怒。求得二人姦利事。以責上。上下綰臧。吏殺之。竇嬰田蚡廷辯。王太后大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且帝寧能爲石人邪。帝不直蚡。特爲太后故。殺嬰。韓嫣得幸於上。江都王爲太后泣。請得入宿衛。比嫣后。繇此銜嫣。嫣以姦聞。后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成帝幸張放。太后以爲言。帝常涕泣而遣之。

### 田千秋郅暉

漢武帝殺戾太子。田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當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爲吾輔佐。遂拜爲丞相。光武廢郭后。郅暉言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暉善。恕己量主。遂以郭氏爲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此二人者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諫不費詞。婉而能入者矣。

### 戾太子

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爲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爲丞相。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旣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

灌夫任安

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尉。同日免。蚡後爲丞相。而嬰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唯灌夫獨否。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才爲校尉。已而皆爲大司馬。青日衰。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謂賢而知義矣。然皆以他事卒不免於族誅。事不可料如此。

單于朝漢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故哀帝時單于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揚雄之言復許之。然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

# 容齋隨筆

## 卷第三十一則

### 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册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勅文以爲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國朝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卮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爲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略古今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 儒人論佛書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

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言。予不當爲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

和歸去來

今人好和歸去來詞。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國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閒。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予。率同賦。予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閒可也。參寥卽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於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卽事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淳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卽南海之西云。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

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 太白雪讒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鞵爲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爲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載婦人淫亂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鶻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鶻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又云。妲己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蠮螬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尙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予味此詩。豈非貴妃與祿山淫亂。而白曾發其姦乎。不然。則飛燕在昭陽之句。何足深怨也。

### 冉有問衛君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說者皆評較。蒯瞶輒之是非。多至數百言。惟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最爲簡妙。蓋夷齊以兄弟讓國。而夫子賢之。則不與衛君以父子爭國可知矣。晁以道亦有是語。而結意不同。尹彥明之說。與逢原同。唯楊中立云。世之說者。以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失其旨矣。其意爲不可曉。

### 商頌

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後又亡其七。至孔子時。所存才五篇爾。宋商王之後也。於先代之詩如是。則其他可知。夫子所謂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證也。蓋有歎於此。杞以



夏后之裔。至於用夷禮。尙何有於文獻哉。鄴國小於杞宋。少昊氏遠於夏商。而鳳鳥名官。鄴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賢矣。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戈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戈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云。

鄱陽學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爲范文正公作郡守時所創。予考國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須藩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月。范公移潤州。余襄公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慶歷五年乙酉歲。其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宇隳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治。於是卽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浮梁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學。莊田記云。慶歷四年春。詔郡國立學。時守都官副郎張侯譚始營之。明年學成。與余公記合。范公在饒時。延君卿置館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豈無一言及之。蓋是時公旣爲執政。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土者。不知爲何人。

國忌休務

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勅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卽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

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官。唯雙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晝漏已數刻。若單忌。獨三省歸休耳。百司坐曹決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誼爲不同。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證也。

### 漢昭順二帝

漢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誅桑宏羊。上官桀。後世稱其明。然和帝時。竇憲兄弟專權。太后臨朝。共圖殺害。帝陰知其謀。而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獨知中常侍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時亦年十四。其剛決不下。昭帝。但范史發明不出。故後世無稱焉。順帝時。梁商爲大將軍。輔政。商以小黃門曹節。用事於中。遣子冀與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害之。中常侍張達。蘧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議廢立。請收商等。按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達等知言不用。遂出矯詔。收縛騰賁。帝震怒。收達等殺之。此事尤與昭帝相類。霍光忠於國。而爲子禹覆其宗。梁商忠於國。而爲子冀覆其宗。又相似。但順帝復以政付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爲人所稱。

### 三女后之賢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楊堅女爲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愈甚。堅內甚

愧之。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昇女爲吳太子璉妃。昇旣篡吳。封爲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三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爲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賢父兄弟

宋謝晦爲右衛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兄瞻驚駭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宋公裕。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及晦立佐命功。瞻意憂懼。遇病不療而卒。晦果覆其宗。顏竣於孝武有功。貴重。其父延之常語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膏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尙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爲孝武所誅。延之瞻可謂賢父兄矣。隋高潁拜爲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爾。潁由是常恐禍變。及罷免爲民。歡然無恨色。後亦不免爲煬帝所誅。唐潘孟陽爲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嚴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三者可謂賢母矣。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爲齊淵從弟。炤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爲司徒。炤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與其弟。屏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晏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晏果爲明帝所誅。炤賁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蔡君謨帖

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爲諫臣。與今之爲詞臣。一也。爲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疎。今無是焉。世人見親。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居臺諫者。爲人所疎如此。今則反是。方爲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徙他局。可張爵羅。風俗媮薄甚矣。又有送荔枝與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閩中荔枝。唯陳家紫號爲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閣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禮蓋如是。今之不惜苛禮。吁可厭哉。

### 親王與從官往還

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爲穎王時封還李受門狀者。狀云。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曰台銜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穎王名謹。封名乃親書。其後受之子覆以黃緞進。故藏于顯謨閣。先公得之於燕。始知國朝故事。親王與從官往還公禮如此。

### 三傳記事

秦穆公襲鄭。晉納邾捷菑。三傳所書略相似。左氏書秦事曰。杞子自鄭告于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公羊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冢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

之曰。爾卽死。必於殺嶽巖。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穀梁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殺之巖。噫。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其書邾事。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邾人辭曰。齊出。纘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曰。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然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辭曰。接菑晉出也。纘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纘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纘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穀梁曰。長。穀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晉出也。纘且齊出也。纘且正也。捷菑不正也。子謂秦之事。穀梁紆餘有味。邾之事。左氏語簡而切。欲爲文記事者。當以是觀之。

張嘉貞

唐張嘉貞爲并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邱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卽使作詔以爲相。夜閱大臣表疏。得嘉貞所獻。遂相之。議者謂明皇欲大用人。而鹵莽若是。非得嘉貞表疏。則誤相齊邱矣。予考其事。大爲不然。按開元八年。嘉貞爲相。而齊邱以天寶八載始爲朔方節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時

明皇臨御未久。方厲精爲治。不應置相而不審其名位。蓋鄭處誨所著明皇雜錄。妄載其事。史家誤采之也。資治通鑑棄不取云。

### 張九齡作牛公碑

張九齡爲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大於有後。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國。修充國羌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城。主恩前席。正稱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尙書事亦才一年。然則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爲公家忠計耳。

###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韋述集賢注記一事尤著。漫載於此。開元二十三年十月。制加皇子榮王已下官爵。令宰相及朝官工書者。就集賢院寫告身以進。於是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蕭太師嵩、李尙書暉、崔少保琳、陳黃門希烈、嚴中書挺之、張兵部均、韋太常陟、褚諫議庭誨等十三人。各寫一通。裝縹進內。上大悅。賜三相絹各三百匹。餘官各二百匹。以唐書考之。是時十三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詔詣東宮尙書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帳設樂。悉拜王府官屬。而不書此事。

### 典章輕廢

典章故事。有一時廢革。遂不可復者。牧守銅魚之制。新除刺史。給左魚。到州。取州庫右魚合契。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唐兩省官上事。宰臣送上四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謂之押角。晉天

福五年勅廢之。

# 容齋隨筆

## 卷第四二十三則

### 張浮休書

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教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尙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是時蘇明允父子亦在焉。嘗聞此語。又有答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其略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書十九年方成。中閒受了人多少語言。陵藉云云。此兩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集百卷。無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後。

### 溫公客位榜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擲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



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卽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某再拜咨白。乾道九年。公之曾孫。偁出鎮廣州。道過贛。獲觀之。

李頎詩

歐陽公好稱誦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及楊衡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爲不可及。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淒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詩中用茱萸字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予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于後。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盧綸茱萸一朵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曛白居易舞鬟擺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強插茱萸隨衆人。張諤茱萸凡作幾年新。耿滄髮希那敢插茱萸。劉商郵筒不解獻茱萸。崔櫓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賀茱萸城裏一曾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鬼宿度河

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已蓋俟鬼宿度河之後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据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攷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遣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蓋自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 府名軍額

雍州軍額曰永興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興軍府事兼京兆府路安撫使結銜鎮州軍額曰成德府曰眞定而守臣以知成德軍府事兼眞定府路安撫使結銜政和中始正以府額爲稱荊州軍額曰荆南府曰江陵而守臣則曰知荆南通判曰通判荆南自餘掾幕縣官則曰江陵府淳熙四年始盡以江陵爲稱孟州軍額曰河陽三城無府額而守臣曰知河陽軍州事陝州無府額而守臣曰知陝州軍府事法令行移亦曰陝府

#### 馬融皇甫規

漢順帝時。西羌叛。遣征西將軍馬賢。將十萬人討之。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賢處處留滯。必有潰叛之變。臣願請賢所不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三旬之中。必克破之。不從。賢果與羌戰敗。父子皆沒。羌遂寇三輔。燒園陵。詔武都太守趙冲督河西四郡兵追擊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可以滌患。帝不能用。趙冲擊羌不利。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冲戰死。累年然後定。按馬融皇甫規之言。曉然易見。而所請兵皆不過五千。然訖不肯從。乃知宣帝納用趙充國之冊。爲不易得。所謂明主可爲忠言也。

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爲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翰苑親近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敍翰苑之親近。云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卽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閒熒煌。毳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貴帶。昂黛內人粧。賜禊東城下。頒酺曲水傍。樽罍分聖酒。妓樂借仙倡。蓋唐世宮禁。與外廷不至相隔絕。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而學士獨稱內相。至於與命婦分

庭見貴主冠服。內人黛粧。假仙倡以佐酒。他司無比也。

### 寧馨阿堵

寧馨阿堵。晉宋閒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卻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今遂以阿堵爲錢。寧馨兒爲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觀此豈得爲佳。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精。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真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尙多用寧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

### 鳳毛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 牛米

燕慕容銑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爲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米。蓋晉法也。

爲文矜誇過實

文士爲文有矜誇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褊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尙在。豈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夔假於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平也。

噴嚏

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喫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

野史不可信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者緣飾。故類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撫真宗朝三事于左。魏泰東軒錄云。真宗次澶淵。語寇萊公曰。虜騎未退。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卽召王於行府。諭以上意。授勅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王馳騎入魏。越十一日虜退。召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云。王公數進疑詞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予按澶淵之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時萊公爲次相。欽若爲參政。閏九月。欽若判天雄。二年四月。

罷政。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天禧元年始拜相。距景德初元凡十四年。其二事者。沈括筆談云。向文簡拜右僕射。真宗謂學士李昌武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昌武退朝。往候之。門闌悄然。明日再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存中自注云。向公拜僕射年月。未曾考於國史。因見中書記是天禧元年八月。而是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予按真宗朝。自敏中之前。拜僕射者六人。呂端李沆王旦。皆自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敏中轉右僕射。與欽若加左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昌武死四年矣。昌武者宗諤也。其三事者。存中筆談又云。時丁晉公從真宗巡幸禮成。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尙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足其數。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己。乃諭有司某自有小私帶可服。候還京別賜可也。旣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近侍速易之。遂得尙衣御帶。予按景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泰山。四年幸河中。丁謂皆爲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謂始以參知政事從。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中爲宰相。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皆在謂上。謂之下尙有樞密副使馬知節。卽不與此說合。且旣爲玉帶。而又名比玉。尤可笑。魏泰無足論。沈存中不應爾也。

### 謗書

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祥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爲固寵容悅之計。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懼貽後世譏議。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跡。而實錄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奉宮廟。祥雲芝鶴。唯恐不詳。遂

爲信史之累。蓋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王文正公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且實爲參政宰相。無一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其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斂。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其箴戒之意深矣。歐陽公神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可書也。雖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張禹孔光胡廣之流云。

晉文公

晉公子重耳自狄適他國。凡七衛。成公曹共公。鄭文公皆不禮焉。齊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贈以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納之。卒以得國。衛曹鄭皆同姓。齊宋秦楚皆異姓。非所謂豈無他人不如同姓也。晉文公卒未葬。秦師伐鄭。滅滑。無預晉事。晉先軫以爲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背秦大惠。使襄公墨衰絰而伐之。雖幸勝於殺。終啓焚舟之戰。兩國交兵。不復修睦者數百年。先軫是年死於狄。至孫穀而誅滅。天也。

南夷服諸葛

蜀劉禪時。南中諸郡叛。諸葛亮征之。孟獲爲夷漢所服。七戰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蜀志所載止於一時之事。國朝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征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費金龍二條。金錢二千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

呼。可謂賢矣。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錄。

## 二疏贊

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

## 李宓伐南詔

唐天寶中南詔叛。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喪士卒六萬人。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敍其戰功。時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行者愁怨。所在哭聲振野。至十三載。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往擊南詔。南詔誘之深入。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及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兵討之。此通鑑所紀。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軍旋馬足陷橋。爲閣羅鳳所擒。新唐書亦云。宓敗死於西洱河。予按高適集中有李宓南征蠻詩一篇。序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楊公兼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于長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效節。予忝斯人之舊。因賦是詩。其略曰。肅穆廟堂上。深沉節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轉戰蠻夷中。長驅大浪破。急擊羣山空。餉道忽已遠。縣軍垂欲窮。野食掘田鼠。晡餐兼爨僮。收兵列亭候。拓地彌西東。瀘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



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其所稱述如此。雖詩人之言未必皆實。然當時之人所賦其事不應虛言。則宓蓋歸至長安未嘗敗死。其年又非十三載也。味詩中掘鼠餐僮之語。則知糧盡危急。師非勝歸。明甚。

浮梁陶器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甃。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甃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 容齋隨筆

## 卷第五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爲漢唐名相。不待誦說。然前六君子皆終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過三年。姚以二子及親吏受賂。其罷猶有說。宋但以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明皇用優人戲言而罷之。二公終身不復用。宋公罷相時。年才五十八。後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張嘉貞。張說。源乾曜。王峻。宇文融。裴光庭。蕭嵩。牛仙客。其才可睹矣。唯杜暹。李元紘爲賢。亦清介齷齪自守者。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蕭何且死。所推賢唯曹參。魏丙同心輔政。房喬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姚崇避位薦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後人之莫及也。

六卦有坎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皆有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

晉之亡與秦隋異

自堯舜及今。天下裂而復合者四。周之末爲七戰國。秦合之。漢之末分爲三國。晉合之。晉之亂分爲十餘國。爭戰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後又分爲八九國。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傳而爲胡亥。晉武帝一傳而爲惠

帝。隋文帝一傳而爲煬帝。皆破亡其社稷。獨本朝九傳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禍。蓋三代以下治安所無也。秦晉隋皆相似。然秦隋一亡卽掃地。晉之東雖曰牛繼馬後。終爲守司馬氏之祀。亦百有餘年。蓋秦隋毒流四海。天實誅之。晉之八王擅兵。孽后盜政。皆本於惠帝昏蒙。非得罪於民。故其亡也。與秦隋獨異。

上官桀

漢上官桀爲未央廢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至於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爲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銜之。遂坐以他事棄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矣。

金日磾

金日磾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卽日拜爲馬監。後受遺輔政。日磾與上官桀皆因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明而不遺矣。

漢宣帝忌昌邑王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國。帝心內忌之。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始封爲列侯。光武廢太子彊爲東海王。而立顯宗。顯宗卽位。待彊彌厚。宣

顯皆雜霸道。治尙剛嚴。獨此事顯優於宣多矣。

### 平津侯

公孫平津本傳稱其意思內深。殺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帝置蒼海朔方之郡。平津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之。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蓋迎合主意。上以語平津。對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勿許。乃罷式。當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槩之後世。足以爲賢相矣。惜不以式事載本傳中。

### 韓信周瑜

世言韓信伐趙。趙廣武君請以奇兵塞井陘口。絕其糧道。成安君不聽。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廣武君策。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勝趙。使廣武計行。信且成禽。信蓋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於赤壁。部將黃蓋獻火攻之策。會東南風急。悉燒操船。軍遂敗。使天無大風。黃蓋不進計。則瑜未必勝。是二說者皆不善觀人者也。夫以韓信敵陳餘。猶以猛虎當羊豕爾。信與漢王語。請北舉燕趙。正使井陘不得進。必有他奇策。言其與廣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蓋謙以求言之詞也。方孫權問計於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將軍禽之。宜在今日。劉備見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正使無火攻之說。其必有以制勝矣。不然。何以爲信瑜。

### 漢武賞功明白

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始爲校尉。以功封侯。青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各以五萬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裨校封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武帝賞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爲高下。其明白如此。後世處此。必曰青久爲上將。俱出塞致命。正不厚賞。亦當有以慰其心。不然。他日無以使人。蓋失之矣。

周召房杜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觀此二相。用刑措四十年。頌聲作于下。不言可知。唐正觀三年二月。房元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魏證參預朝政。觀此三相。則三百年基業之盛。槩可見矣。

三代書同文

三代之時。天下書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載人名字。不以何國。大抵皆同。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父。蔡公孫歸生。楚仲歸。齊析歸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嘉。鄭公孫段印段。宋諸師段。皆字子石。鄭公子喜。宋樂喜。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孔子弟子狄黑。皆字子皙。魯公子翬。鄭公孫揮。皆字子羽。邾子克。楚鬬克。周王子克。宋司馬之臣克。皆字曰儀。晉籍偃。荀偃。鄭公子偃。吳言偃。皆字曰游。晉羊舌赤。魯公西赤。皆字曰華。楚公子側。魯孟之側。皆字曰反。魯冉耕。宋司馬耕。皆字曰牛。顏無繇。仲由。皆字曰路。

周世中國地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爲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里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臯蠻氏陸渾伊雒之戎。

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邱。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 李後主梁武帝

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爲後主失國。當慟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於詞句。予觀梁武帝啓侯景之禍。塗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其不知罪己亦甚矣。竇嬰救灌夫。其夫人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武用此言而非也。

###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爲一卷。名之爲什。今人以詩爲篇什。或稱譽他人所作爲佳什。非也。

###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比按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閒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注內。移後義卻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腳。稍類言字。轉寫相

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象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象曰。不喪七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七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象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爲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誤作雜字。予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其惟聖人乎

乾卦其惟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作聖人。見陸德明釋文。

易說卦

易說卦荀爽九家集解。乾爲木果之下。更有四。曰爲龍爲車爲衣爲言。坤後有八。曰爲牝爲迷爲方爲囊。

爲裳爲黃爲帛爲漿。震後有三。曰爲王爲鵠爲鼓。巽後有二。曰爲楊爲鶴。坎後有八。曰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離後有一。曰爲牝牛。艮後有三。曰爲鼻爲虎爲狐。兌後有二。曰爲常爲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陸德明以其與王弼本不同。故載於釋文。按震爲龍與乾同。故虞翻干寶本作騶。

### 元二之災

後漢鄧騭傳。拜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饑荒。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章懷注云。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殘。孔耽碑云。遭元二。轆軻。人民相食。趙明誠金石跋云。若讀爲元元。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旣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爲非災眚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此。予兄丞相作隸釋。論之甚詳。予修國史。日撰欽宗紀贊。用靖康元二之禍。實本于此。

### 聖人汗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下也。言三



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阿私所愛而空譽之，詳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汗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字訓汗也。其義明甚，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汗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可謂大矣。猶以爲汗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爲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大抵漢人釋經子，或省去語助，如鄭氏箋毛詩，奄觀銜艾云：奄，久觀多也。蓋以久訓奄，以多訓觀。近者黃啓宗有補禮部韻略，於淹字下添奄字，注云：久觀也。亦是誤以箋中五字爲一句。

廿并卅字

今人書二十字爲廿，三十字爲卅，四十爲卌，皆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會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爲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

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爲礼，以處爲処，以與爲与，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重釋礼字云：古文，廼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与字云賜予也。与與同。然則當以省文者爲正。

負劍辟咎

曲禮記童子事曰負劍辟咄詔之鄭氏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咄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咄歐陽公作其父瀧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正用此義今廬陵石刻由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曉遂易劍爲抱可歎也

### 國初人至誠

真宗時并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樞近或有固辭宜召至中書詢問願往則授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恐爲人所讒仲舒曰非敢有辭但在尙書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接賜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輔臣以聞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彊之王元之自翰林學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黃州遣其子嘉祐獻書于中書門下以爲朝廷設官進退必以禮一失錯置咎在廊廟某一任翰林學士三任制誥舍人以國朝舊事言之或得給事中或得侍郎或爲諫議大夫某獨異於斯斥去不轉一級與錢穀俗吏混然無別執政不言人將安仰予謂仲舒嘗爲二府至於自求遷轉及增請給元之一代剛正名臣至於公移牋書引例乞轉唯其至誠不矯僞故也後之人外爲大言避寵辭祿而陰有營求失其本真者多矣風俗使然也

### 史館玉牒所

國朝熙寧以前祕書省無著作局故置史館設修撰直館之職元豐官制行有祕書官則其職歸於監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紹興中復置史館修撰檢討是與本省爲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官制旣行其職歸於卿丞矣而紹興中復差侍從爲修牒又以他官兼檢討是與本寺爲二也然則今有戶部可別置三

司有吏刑部可別置審官審刑院矣。又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補修。每及十年則一進。以故不過三二年輒一行賞。書局僭賞。此最甚焉。

稗沙門

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麥。其形似麥。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謂此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穰生。爾乃知非。如是沙門。在於衆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盡是沙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稗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鮮曾引用。聊志於此。

# 容齋隨筆

## 卷第六十九則

### 建武中元

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榼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爲中元直書爲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爲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倭國傳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援据甚明而宋莒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志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刪去殆亦不深考耳韓莊敏家一銅斗銘云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又紹興中郭金州得一鉦銘云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國之後改天鳳又改地皇茲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猶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詔猶繫其故名之類耳不可用中元爲比也

### 帶職人轉官

紹興中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祕閣乞磨勘吏部擬朝議大夫時相以爲旣帶職則朝議奉直爲一等遂超轉中奉其後曾慥踵之紹興末向伯奮亦用此繼而續膺復然後省有言不應躡三級自是但得朝議予按故事官制未行時前行郎中遷少卿有出身得太常無出身司農繼轉光祿卽今奉直朝議也自

少卿遷大卿監。有出身得光祿卿。無出身歷司農卿。少府監衛尉卿。然後至光祿。若帶職。則自少農以上。徑得光祿。不涉餘級。至有超五資者。然則浚明等不爲過。蓋昔日職名不輕與人。故恩典亦異。又自承務郎至奉議詞人。但三轉而帶職者。乃與餘人同作六階。不小異。乃有司之失也。

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正雜莊列釋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說也。列子商湯問於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地。天地者乎。大集經風住何處。曰。風住虛空。又問虛空爲何所住。答言虛空住於至處。又問至處復何所住。答言至處何所住者。不可宣說。何以故。遠離一切諸處所故。一切處所不攝。故非數。非稱。不可量。故是故至處無有住處。二家之說如是而已。

魏相蕭望之

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魏蕭賢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楊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爲大逆不道。以其時考之。乃于定國也。史稱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豈其然乎。宣帝治尙嚴。而三人者又從而輔翼之。爲可恨也。

姓氏不可考

姓氏所出。後世茫不可考。不過證以史傳。然要爲難曉。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劉之外。餘蓋紛然雜出。且以

左傳言之。申氏出於四岳。周有申伯。然鄭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及有申公巫臣。魯有申繻。申棖。晉有申書。齊有申鮮虞。賈氏姬姓之國。以國氏。然晉有賈華。又狐射姑亦曰賈季。齊有賈舉。黃氏嬴姓之國。然金天氏之後。又有沈妣。蓐黃之黃。晉有黃淵。孔氏出於商。孔子其後也。然衛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齊有孔虺。而鄭子孔之孫。又爲孔張。高氏出於齊。然子尾之後。又爲高彊。鄭有高克。宋有高哀。國氏亦出於齊。然邢有國子。鄭子國之孫。又爲國參。晉有慶鄭。齊有慶克。陳有慶虎。衛有石碯。齊有石之紛如。鄭有石龜。周有石尙。宋有石彊。晉有陽處父。楚有陽巧。魯有陽虎。孫氏出於衛。而楚有叔敖。齊有孫書。吳有孫武。郭氏出於魏。而晉有郭偃。齊有郭最。又有所謂郭公者。千載之下。遙遙世祚。將安所質究乎。

### 畏無難

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故曰。惟有道之主。能持勝。使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十天下。服四夷。煬帝不亡。符堅不平涼。取蜀滅燕。翦代。則無肥水之役。唐莊宗不滅梁。下蜀。則無嗣源之禍。李景不取閩。并楚。則無淮南之失。

### 綠竹青竹

毛公解衛詩淇奧。分綠竹爲二物。曰綠。王芻也。竹。蕭竹也。韓詩竹字作藹。音徒沃反。亦以爲蕭。筑。郭璞云。王芻。今呼白腳莎。卽藁蓐豆也。蕭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藁竹。按此諸說。皆北人不見竹之語耳。漢書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寇恂爲河內太守。伐淇園竹爲矢。百餘萬。衛詩又有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之句。所謂綠竹。豈不明甚。若白腳莎。藁豆。安得云猗猗青青哉。

孔子欲討齊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告於魯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傳曰：「孔子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伐也。』說者以爲孔子豈較力之強弱，但明其義而已，能順人心而行天討，何患不克，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於周，請命乎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予以爲魯之不能伐齊，三子之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齊，通國知之矣。孔子爲此舉，豈真欲以魯之半力敵之哉？蓋是時三子無君，與陳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國，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者警，必將曰：『魯小於齊，齊臣弑君而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惜其君臣皆不識聖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偏於三子，而孫於越，比之簡公，僅全其身爾。』

韓退之

舊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爲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爲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鑿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與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翱書曰：「昌黎韓愈，僕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

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舊史謂愈爲紕繆。固不足責。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云。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榮若此。遊宦謂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耳。但實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征淮西。請愈爲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復前此也。

### 誕節受賀

唐穆宗卽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今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 左氏書事

左傳書晉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旣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旣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觀此一節。正如獄吏治囚。蔽罪議法。而臯陶聽之。何所伏竄。不待韓原之戰。其曲直勝負之形見矣。晉厲公絕秦。數其五罪。書詞鏗訇。極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實皆誣秦。故傳又書云。秦桓公旣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杜元凱注云。據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於文反復低昂。無所不究其至。觀秦晉爭戰二事。可窺一斑矣。



狐突言詞有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以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載狐突所歎八十餘言。而詞義五轉。其一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龙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其四曰。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其五曰。龙涼冬殺。金寒玦離。其宛轉有味。皆可咀嚼。國語亦多此體。有至六七轉。然大抵緩而不切。

宣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顛落曰宣。易巽爲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宣髮二字甚奇。

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未幾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禁。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按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終不蒙福。天道遠而不可知如此。

杜悰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爲相。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三相起避。公慶出書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阼。固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爲他慮。旣而寂然。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此資治通鑑所載也。新唐史云。宣宗世。夔王處大明宮。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他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仲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悰語之。如前所云。慶色沮去。帝怒亦釋。予以史考之。懿宗卽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時。唯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由有斯事。蓋野史之妄。而二書誤采之。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尙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

### 唐書世系表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譜牒。故多有謬誤。內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於沈。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魯成公八年。爲晉所滅。沈子生逞。字脩之。奔楚。遂爲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戍。戍生諸梁。諸梁子尹射。字脩文。其後入漢。有爲齊王太傅。敷德侯者。有爲驃騎將軍者。有爲彭城侯者。宋書沈約自敘云。金天氏之後。沈國在汝南平輿。定公四年。爲蔡所滅。秦末有逞者。

徵丞相不就。其後頗與唐表同。按聘季所封。自是一國。與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晉侵沈。獲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沈子逞滅。定四年。蔡滅沈。殺沈子嘉。今表云。聘季字子揖。成八年爲晉所滅。是文王之子壽五百餘歲矣。逞爲吳所殺。而表云。奔楚。宋書云。秦召爲丞相。沈尹戌爲楚將。戰死於柏舉。正與嘉之死同時。而以爲嘉之子。尹射書於左傳三十四年。始書諸梁。乃以爲其子。又春秋時人。立字皆從子及伯仲。豈有脩之惟良。脩文之比。漢列侯表。豈有所謂敷德彭城侯。百官表。豈有所謂驃騎將軍沈達者。沈約稱一時文宗。妄譜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蚩誚。又不分別兩沈國。其金天氏之裔。沈妣蓐黃之沈。封於汾川。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南。蔡滅之。顧合而爲一。豈不讀左氏乎。歐陽公略不筆削。爲可恨也。

魯昭公

春秋之世。列國之君。失守社稷。其國皆即日改立君。無虛位以俟者。惟魯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而孫于齊。又適晉。凡八年。乃沒。意如在國攝事。主祭。歲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薨之明年。喪還故國。然後其弟公子宋始卽位。他國無此比也。豈非魯秉周禮。雖不幸逐君。猶存厥位。而不敢絕之乎。其後哀公孫于越。左傳終於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時立也。

州縣失故名

今之州縣。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異而縣不同者。如建昌軍在江西。而建昌縣乃隸南康。南康軍在江東。而南康縣乃隸南安。南安軍在江西。而南安縣乃隸泉州。韶州爲始興郡。而始興

縣外屬。贛州爲南康郡。而南康縣外屬。鬱林爲州。而鬱林縣隸貴州。桂陽爲軍。而桂陽縣隸郴州。此類不可悉數。

嚴州當爲莊

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以威嚴爲義。然實取嚴陵灘之意也。殊不知子陵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爲嚴。故史家追書以爲嚴光。後世當從實可也。

此  
页  
空  
白

# 容齋隨筆

## 卷第七十八則

### 孟子書百里奚

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精思之則益也。予讀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爲溫夫輩言也。

### 韓柳爲文之旨

韓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閱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韓柳爲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 李習之論文

李習之答朱載言書。論文最爲明白周盡。云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

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曰文章詞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敍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非對也。遘閔旣多。受侮不少。非不對也。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寃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非難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莊。至於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其論於文者如此。後學宜志之。

魏鄭公諫語

魏鄭公諫止唐太宗封禪。中閒數語。引喻剴切。曰。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奪此語。見於公諫錄及舊唐書。而新史不載。資治通鑑記其諫事。亦刪此一節。可惜也。

虞世南

虞世南卒後。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隨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軀。夫太宗之夢世南。蓋君臣相與之誠所致。宜恤其子孫。厚其恩典。可也。齋僧造像。豈所應作。形之制書。著在國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 七發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元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穎傳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爲可。惟柳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爲戲本一篇耳。妄人旣附以革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瑤。葉嘉陸吉諸傳。紛紜雜沓。皆託以爲東坡。大可笑也。

### 將軍官稱

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按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爲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魯使慎子爲將軍。然則其名久矣。彭寵爲奴所縛。呼其妻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東漢書注云。呼奴爲將軍。欲其赦己也。今吳人語猶謂小蒼頭爲將軍。蓋本諸此。



北道主人

秦晉園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爲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爲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爲北道主人。今旣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

洛中盱江八賢

司馬溫公序賻禮書閭閻之善者五人。呂南公作不欺述書三人。皆以卑微不見於史氏。予頃修國史。將以綴于孝行傳。而不果成。聊紀之於此。溫公所書皆陝州夏縣人。曰醫劉太。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以爲今世士大夫所難能。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夏縣有水災。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摘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而死。永一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子弟。鄉人負債不償者。毀其券。曰。周文粲。其兄嗜酒。仰弟爲生。兄或時酗毆粲。鄰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曰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曰。臺亨者。善畫。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南公所書皆建昌南城人。曰陳策。嘗買驛。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於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狙計。因經過。官人喪馬。卽磨破驛背。以銜賈之。旣售矣。策聞自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祕之。策請試以鞍。亢亢終日。不得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銀器。若羅綺者。策不

與羅綺。其人曰：向見君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糜脆。不任用。聞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取所當與銀器投熾炭中曰：吾恐受質人。或得銀之非真者。故爲公驗之。曰：危整者買鮑魚。其馭舞秤權陰厚。整魚人去。身留整傍。請曰：公買止五斤。已爲公密倍入之。願畀我酒。整大驚。追魚人數里返之。釐以直。又飲馭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爲。曰：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人從之。併售者。叔卿與之。已納價。猶問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欲効公前謀耳。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有災荒。是故不以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遂不復售。而叔卿家苦貧。妻子饑寒不恤也。嗚呼！此八人者。賢乎哉。

### 王導小名

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含碑。晉李闡之文也。云含爲光祿大夫。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晉書亦載此事。而不書小字。世說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

### 漢書用字

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名耳。壘用七死字。漢書因之。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

姜嫄簡狄

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帝與之祈于郊禩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禩時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馵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賢辭而闕之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按漢書毛公趙人。爲河閒獻王博士。然則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年。謂爲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之說皆出於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野而見巨迹。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欲踐履以求不可知之禩祥。飛鳥墮卵。知爲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爲之。不待辨而明矣。

羌慶同音

王觀國彥賓吳械材老。有學林及叶韻補注毛詩音二書。皆云詩易太元。凡用慶字。皆與陽字韻叶。蓋羌字也。引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羌。又曰漢書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文選作羌。而他未有明證。予按揚雄傳所載反離騷。慶天顛而喪榮。注云慶辭也。讀與羌同。最爲切据。

佐命元臣

盛王創業。必有同德之英。輔成垂世久長之計。不如是不足以爲一代宗臣。伊尹周公之事。見於詩書可

考也。漢蕭何佐高祖。其始入關。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以周知天下隄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高祖失職爲漢王。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獨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願王王漢中。收用巴蜀。然後還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劉氏興亡至計也。進韓信爲大將。使當一面。定魏趙燕齊。高祖得顯心與楚角。無北顧憂。且死。引曹參代己。而畫一之法成。約三章以蠲秦暴。拊百姓以申漢德。四百年基業。此焉肇之。唐房元齡佐太宗。初在秦府。已獨收人物致幕下。與諸將密相申結。引杜如晦與參籌帷。及爲宰相。粲然興起治功。以州縣成天下之治。以租庸調天下之財。以八百府十六衛本天下之兵。以諫爭付王魏。以兵事付靖勣。御夷狄有道。用賢材有術。三百年基業。此焉肇之。其後制節度使。而州縣之治壞。更二稅法。而租庸之理壞。變府兵爲彊騎。諸衛爲神策。而軍政壞。雖有明臣良輔不能救也。趙韓王佐藝祖。監方鎮之勢。削支郡以損其彊。置轉運通判使。掌錢穀。以奪其富。參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黨。祿諸大功臣於環衛。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驍銳於殿巖。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審官用人。一切施爲。至於今是賴。此三君子之後。代天理物。碩大光明者。世有其人。所謂一時之相爾。蕭之孫有罪。及無子。凡六絕國。漢輒紹封之。國朝褒錄韓王苗裔。未嘗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奪襲爵。停配享。訖唐之世不復續。唐家亦少恩哉。

### 名世英宰

曹參爲相國。日夜飲醇酒。不事事。而畫一之歌興。王導輔佐三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末年略不復省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我憤憤。謝安石不存小察。經遠無競。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趙韓

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實。二大甕滿則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此六七君子蓋非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真名世英宰也。豈曰不事事哉。

檀弓誤字

檀弓載吳侵陳事。曰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按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辯正云。

薛能詩

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序云。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子美於斯興象不出。沒而有懷天之厚。余謹不敢讓。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青苔浮落處。暮柳閒開時。帶醉遊人插。運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濕。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許。妍多畫半遺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工部老居兩蜀。不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尚書曾有是作。興旨卑泥。與無詩同。予遂爲之題。不愧不負。將來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類如松子色如櫻。未識蹉跎欲半生。歲杪監州曾見樹。時新人座久聞名而已。又有折楊柳十首。敍曰。此曲盛傳爲詞者甚衆。文人才子各銜其能。莫不條似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爲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難抉新。誓脫常態。雖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諸。然其詞不過曰。華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洛橋晴影覆

江船羌笛秋聲濕塞煙。閒想習池公宴罷。水蒲風絮夕陽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尙書。繼爲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曰。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清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髣髴哉。

### 漢晉太常

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爲閒。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鄼侯蕭壽成坐犧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鄆侯周仲居坐不收赤側錢。繩侯周平坐不繕園屋。睢陵侯張昌坐乏祠。陽平侯杜相坐擅役鄭舞人。廣阿侯任越人坐廟酒酸。江郟侯靳石坐離宮道橋苦惡。戚侯李信成坐縱丞相侵神道。兪侯變賁坐雍犧牲不如令。山陽侯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不以實。成安侯韓延年坐留外國文書。新時侯趙弟坐鞠獄不實。牧邱侯石德坐廟牲瘦。當塗侯魏不害坐孝文廟風發瓦。轅陽侯江德坐廟郎夜飲失火。蒲侯蘇昌坐泄官書。弋陽侯任宮坐人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緩坐盜賊多。自鄼侯至牧邱十四侯。皆奪國。武帝時也。自當塗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時也。下及晉世。此風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風。蘭臺主者來索阿棟。

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蓋循習漢事云。

# 容齋隨筆

## 卷第八十五則

### 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一出於誠。生於亂世。躬耕隴畝。使無徐庶之一言。元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元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蒼龜。終身不易。二十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畏之。上有以取信於主。故元德臨終。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後主雖庸懦無立。而舉國聽之。而不疑。下有以見信於人。故廢廖立而立垂泣。廢李嚴而嚴致死。後主左右姦辟側佞。充塞于中。而無一人有心害疾者。魏盡據中州。乘操不積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以臨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歎爲天下奇才。鍾會伐蜀。使人至漢川祭其廟。禁軍士不得近墓樵採。是豈智力策慮所能致哉。魏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公異道會于潼關。公制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爲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爲危計不用。是不然。公眞所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復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規咸陽哉。司馬懿年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纔五十四耳。天不祚漢。



非人力也。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杜詩盡之矣。

沐浴佩玉

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

談叢失實

後山陳無已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漫析數端於此。其一云：呂許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及西軍罷，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呂既老，大事猶問，遂請出大臣行三邊，旣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陝西，宿此院相見。云云。按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旨，公辭，乃慶歷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樞密使而中輟，後二年莒公復入，安有五人同時之事？其二云：杜正獻丁文簡爲河東宣撫，任布之子，上書歷詆執政，至云：至於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杜戲丁曰：賢郎亦要牢籠，丁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蘇子美進奏事，作杜避嫌不預，丁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爲民，杜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如此。按杜公以執政使河東時，丁以學士爲副，慶歷四年十一月進奏獄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罷，至五月丁公方從翰林參知政事，安有深文論子美之說？且杜公重厚，當無以人父子爲諱之理。丁公長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賢士大夫哉？其三云：張乖崖自成都召爲參知政事，旣至而腦疽作，求補外，乃知杭

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賂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按張兩知成都。其初還朝爲戶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時丁方在侍從。其後自蜀知昇州。丁爲三司使。豈有如前所書之事。其四云。乖崖在陳。聞晉公逐萊公。知禍必及己。乃延三大戶與之博。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污。晉公聞之。亦不害也。按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豈有所謂乖崖自污之事。茲四者所係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家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爲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詒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

### 石柝

東坡作石柝記云。禹貢荊州貢礪砥柝。丹及箇籊。楛。梁州貢柝磬。至春秋時。隼集于陳廷。楛矢貫之。石柝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爲筈。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柝。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按晉書。挹婁傳。有石柝。楛矢國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王時。獻其矢柝。魏景元未亦來貢。晉元帝中興。又貢石柝。後通貢於石虎。虎以夸李壽者也。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柝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來莫識。恐不考耳。予家有一柝。正長二寸。豈黑水物乎。

### 陶淵明

陶淵明高簡閒靖。爲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饑則簞瓢屢空。餓無儲粟。其寒則短褐穿結。絺綌冬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等雖曰同生。當

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然則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異母爾。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項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秫。其自斂亦云。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卽自免去職。所謂秫秫。蓋未嘗得顆粒到口也。悲夫。

東晉將相

西晉南渡。國勢至弱。元帝爲中興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譏。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筭。然其享國百年。五胡雲擾。竟不能窺江漢。符堅以百萬之衆。至於送死肥水。後以強臣擅政。鼎命乃移。其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術哉。嘗考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旣得其道。餘皆槩可見矣。百年之閒。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壺。陸玩。郗鑒。陸燿。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託國者。王導。庾亮。何充。庾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於荆徐。荆州爲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強。分天下半。自渡江。訖于太元。八十餘年。荷闢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溫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服習於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將將不適兵之比也。頃嘗爲主上論此。蒙欣然領納。時有不同。不能行爾。

賞魚袋

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馬趙頤貞撰。荆府兵曹蕭誠書。末云。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旺。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他處未之見也。

### 浯溪留題

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太中二年過此。余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閒。誠爲忝幸。按新唐書。瓘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德裕罷相。貶爲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

### 皇甫湜詩

皇甫湜。李翱。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閒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詞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斂。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閒。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閒。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也。

### 人物以義爲名

人物以義爲名者。其別最多。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也。衆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與衆共之曰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欄。義領。合中小合子。

曰義子之類是也。合衆物爲之。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畜之賢。則有義犬。義烏。義鷹。義鶴。

人君壽考

三代以前。人君壽考有過百年者。自漢晉唐三國。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漢武帝。吳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餘至五六十者亦鮮。卽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召侯景之禍。幽辱告終。旋以亡國。玄宗身致大亂。播遷失意。飲恨而沒。享祚久長。翻以爲害。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傷愁沮。羣臣上壽。拒不舉觴。以天下付之八歲兒。吳大帝廢太子。和殺愛子。魯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兩子十孫。同日併命。不得已而禪位。其方寸爲如何。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耆耄之壽。竟何益哉。若光堯。太上皇帝之福。真可於天人中求之。

韓文公佚事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坐論宮市事。按公赴江陵塗中詩。自敘此事甚詳。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求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閒。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除豐熟。幸寬待蠶麤。天子惻然感。司空嘆網繆。謂言卽施設。乃反遷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碑又書三事云。公爲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囊罪亡。公將撻其禁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後鄆邸果謀反。將屠東都。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於裴度。須精兵千人。

閒道以人必擒賊。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詞。使者執筆書之。持以入鎮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獻。李翱作公行狀。所載略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功專歸柏耆。豈非未嘗見湜文集乎。資治通鑑亦僅言耆以策干愈。愈爲白度爲書遣之耳。

### 論韓文公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勢。劉之語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蝸蟻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又云。公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効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爲法。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跛邪。舐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倪。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又云。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焯焯烈烈。爲唐之章。又云。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激。或爽於用。此論似爲不知公者。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其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正觀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

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治生從宦

韓詩曰。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塗。未嘗有兼得者。張釋之以貲爲郎。十年不得調。曰。久宦減兄仲之產。不遂欲免歸。司馬相如亦以貲爲郎。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從故人於臨邛。及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眞宗末年

眞宗末年屬疾。每視朝不多語言。命令閒或不能周密。前輩雜傳記多以爲權臣矯制而非也。錢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筆錄。紀逐日瑣細家事。及一時奏對。并他所聞之語。今略載於此。寇萊公罷相之夕。錢公當制。上問與何官得。錢奏云。王欽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與太子太傅。又云。更與一優禮。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時樞密有五員。而中書只參政李迪一人。後月餘。召學士楊大年。宣云。馮拯與吏書李迪。吏侍更無他言。楊奏。若只轉官。合中書命詞。唯樞密使平章事。卻學士院降制。上云。與樞密使平章事。楊亦憂慮而不復審。退而草制。以迪爲吏部侍郎。集賢相。拯爲樞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誥晏殊。殊退。乃召錢。上問馮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只爲密院卻有三員正使。三員副使。中書依舊一員。以此外人疑訝。上云。如何安排。錢奏。若卻令拯入中書。卽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利用。丁謂中選一人過中書。卽並不妨事。上曰。誰得。錢奏。丁謂是文官。合入中書。上云。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

兼玉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與平章事。按此際大除拜。本真宗啓其端。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舞文容姦。不之覺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懷政之事。方作。溫公記聞。蘇子由龍州志。范蜀公東齋記事。皆誤以爲因懷政而罷。非也。予嘗以錢錄示李燾。燾采取之。又誤以召晏公爲寇罷之夕。亦非也。



此  
页  
空  
白

# 容齋隨筆

## 卷第九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爲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環抑郝靈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傅介子刺樓蘭。皆卽侯之。則爲非是。蓋明友光女婿也。

尺極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爲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爲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爲羊。馬有卵。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賈誼。曾不得一官。史臣猶贊美文帝。以爲山言多激切。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觀此二

事失材多矣。吳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爲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疎

戰國權謀之士，游說從橫，皆趨一時之利，殊不顧義理曲直所在。張儀欺楚懷王，使之絕齊，而獻商於之地。陳軫諫曰：張儀必負王，商於不可得，而齊秦合，是北絕齊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善矣。然至云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之可絕與否，但以得地爲意耳。及秦負約，楚王欲攻之，軫又勸曰：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並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此策尤乖謬不義。且秦加亡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國，楚無故而絕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說於是疎矣。乃知魯仲連、虞卿爲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企及也。

顏率兒童之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借救於齊，乃詣齊王，許以鼎，齊爲發兵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率復詣齊，曰：願獻九鼎，不識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將寄徑於梁於楚，率皆以爲不可。齊乃止。戰國策首載此事，蓋以爲奇謀。予謂此特兒童之見爾。爭戰雖急，要當有信。今一給齊可也，獨不計後日諸侯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無是事。好事者飾之爾。故史記通鑑皆不取。

皇甫湜正閩論

晉魏以來，正閩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爲周爲魏，則上無

所起。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訖於陳亡。然後係之隋。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之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匈奴。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失之遠矣。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爲得天下統。則陳僭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復考之。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爲周也。

### 簡師之賢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懽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嶮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斲彝倫邪。予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於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赦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丞。天下侍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詭籍以冒榮。

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

唐三傑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此三人者真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璟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爲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奕世達宦。身爲帝甥主壻。所以縱臾滅劉。唯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黃回。任侯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均張垪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爲之丞弼。而甄濟權臯劉海賓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履乎。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爲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爲莽所誅。子棻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乎。

漢法惡誕謾

李廣以私忿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殺絮舜。上書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賊殺不辜。鞠獄故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爲刺史。漢世法令最惡誕謾罔上。廣敞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不問。所以開臣下不敢爲欺之路也。武帝待張湯非不厚。及問魯謁居事。謂其懷詐面欺。殺之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卽罷乎。

###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爲人傑。予以爲不然。夷考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遷王於郴。已而殺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徙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爲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疎矣哉。東坡公論此事。偉甚。猶未盡也。

### 石宣爲彗

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虎不從。明年

虎死二年國亡。晉史書之。以爲澄言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爲天所棄。豈一逆子便能上干元象。起彗孛乎。宣殺其弟韜。又欲行冒頓之事。寧有不問之理。澄言旣妄。史氏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於不刪也。

### 三公改他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他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部尙書得太傅云。

### 帶職致仕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就閒者。亦換爲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方自熙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學士爲修撰。政和中又改爲右文云。

###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閒。此風尙存。嗚呼。今亡矣。

### 高科得人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濟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爲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爲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爲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爲政。又殺其法。恩數旣削。得人亦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馱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二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眞榜。眞不幸卽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煇榜。煇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矣。

###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因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爲可羞也。

### 楚懷王

秦楚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爲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攷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



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卽以爲上將軍。而羽乃爲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王以羽慄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旣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主。受令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爲之立本紀。繼於秦後。待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爲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亡後。爲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唯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右語云。謠報尙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謠報。此兩事僅存。

唐揚州之盛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邱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張祜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祜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已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卻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九唱春鶯囀。花火傴僂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邪王小管。李謨笛。寧哥來。邪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悖拏兒舞。阿鵲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弦之樂府也。

###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北面而弔焉。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之寢階。許外人入哭。而葬已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之喪。而受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聖賢所行。固爲盡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直千萬也。

### 宰我不詐

宰我以三年之喪爲久。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曰。於女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門高弟。乃如是。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爲詐隱。所以爲孔門高弟也。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謂勉強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

深戒。雖孟敬子之不臣。寧廢禮食。不肯不情而爲瘠。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歷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卻將愁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卜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 容齋隨筆

## 卷第十二則

楊彪陳羣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徙爲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尙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會。臣漢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爲公卿乎。歆羣爲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遜辭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章惇蔡京爲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爲歆羣者幾希矣。

袁盎溫嶠

趙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溫嶠將去。王敦而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日飲亡何

漢書爰盎傳。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顏師古注云。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盎傳。作日飲毋苛。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爰盎小人

爰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禮下勃。何豫盎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謂勃不能爭呂氏之事。適會成功耳。致文帝有輕勃心。旣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難。嘗謁丞相申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爲趙談所害。故沮止其參乘。素不好畫。錯故因吳反事請誅之。蓋盎本安陵羣盜。宜其伎心忍戾如此。死於刺客。非不幸也。

唐書判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官。旣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勅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體貌豐偉。用以取人。未爲至論。

古鑿器

三代彝商。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爲奇玩。然自春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郟大鼎于宋。魯以吳夢壽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甗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鐘。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輦鑑納魯侯。樂毅爲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玉蘂杜鵑

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今場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潤州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二花在江東彌山互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鶴林之花。至以爲外國僧鉢孟中所移。上元命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閨苑。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勅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其重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

禮寺失職

唐開元中。封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公。閔子至子夏爲侯。羣弟子爲伯。本朝祥符中。進封公爲國公。侯爲郡公。伯爲侯。紹興二十五年。太上皇帝御製贊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宸翰所標。皆用開元國邑。其失於考据如此。今當請而正之可也。紹興末。牧馬飲江。旣而自斃。詔加封馬當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係四字玉。當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處廟。令以舊告來。則已八字矣。遂郡爲繳回新命。而別易二美名以寵之。禮寺之失職類此。方完顏亮據淮上。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嘗致禱大江。能令虜不得渡者。當奏冊爲帝。泊事定。朝廷許如約。朱丞相漢章曰。四瀆當一體。獨帝江神禮乎。予曰。懲勸之道。人神

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爲不久。當敵騎之來。如行枕席。唯大江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束手倒戈而退。此其靈德陰功於河淮何如。自五岳進冊之後。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之江神之帝。於是爲不忝矣。朱公終以爲不可。亦僅改兩字。吁可惜哉。

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爲惡詩。故不爲詩人所稱說。予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有佳處。今漫紀數絕于此。漢宮曲云。水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罷簫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游新過嶺。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翫花云。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撥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詩。繆爲賞激。以起東坡之誚耳。

梅花橫參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且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作也。

致仕之失

大夫七十而致事。謂之得謝。美名也。漢韋賢薛廣德疏廣疏受。或縣安車以示子孫。賣黃金以侈君賜。爲榮多矣。至於龔勝鄭宏輩。亦詔策褒表。郡縣存問。合於三代敬老之義。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宮師傅。從耆艾。若晁迥孫奭李柬之亦然。宣和以前。蓋未有旣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郎以上。不以內外高卑。率爲此舉。其最甚而無理者。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發哀。卽服降旨。聲鍾給賻。旣已闋日。方且爲之告廷。出命。綸書之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秦太師。万侯丞相。陳魯公。沈必先。王時亨。鄭仲益。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簣屬纊。不復有請。聞千百人中。有一二焉。則知與不知。駭惜其死。子弟游宦遠地。往往飲泣不寧。謁急奔命。故及無事。日不敢爲之。紹興二十九年。予爲吏部郎。因輪對。奏言。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卽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後夷考其平生。非有賊私過惡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禮。以厲風俗。賢於率天下爲僞也。太上覽奏。欣納。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旣下三省。諸公多以爲是。而首相湯岐公獨難之。其議遂寢。今不復可正云。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始帶宮觀使及提舉。今嗣濮王永陽恩平安定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省郎稱謂



除省郎者。初降旨。揮但云除某部郎官。蓋以知州資序者。當爲郎中。不及者爲員外郎。及吏部擬告身。細銜。則始直書之。其兼權者。初云權某部郎官。洎入銜及文書。皆曰權員外郎。已是他部郎中。則曰權郎中。至紹興末。馮方以館職攝吏部。欲爲異。則繫銜曰兼權尙書吏部郎官。予嘗叩其說。馮曰。所被省劄。只言權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劄中豈有尙書二字乎。馮無以對。然訖不肯改。自後相承效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尙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熟故事。馴以致然。書之記注。爲不美耳。

水衡都尉二事

龔遂爲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議曹王生願從。遂不忍逆。及引入宮。王生隨後呼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丞。予謂遂之治郡。功效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顧悅其佞詞乎。宜其起王成膠東之僞也。褚先生於史記中。又載武帝時召北海太守。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自請與太守俱。太守入宮。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守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於是以太守爲水衡都尉。王先生爲丞。二事不應相類如此。疑卽龔遂而褚誤書也。

程嬰杵臼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爵。勅令河東路訪尋遺跡。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爲韓厥存趙。追封爲公。三人皆以春秋祠於祚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聖帝明王之墓。尙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兆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他邱壠爲之詞。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處厚之書進御。卽除將作丞。狃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祿。遂有訐蔡新州十詩之事。所獲幾何。貽笑無極。哀哉。

### 戰國自取亡

秦以關中之地。日夜東獵六國。百有餘年。悉禽滅之。雖云得地利善爲兵。故百戰百勝。以予考之。實六國自有以致之也。韓燕弱。小置不足論。彼四國者。魏以惠王而衰。齊以閔王而衰。楚以懷王而衰。趙以孝成王而衰。皆本於好兵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裏山河。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吞邯鄲。挫敗於齊。軍覆子死。卒之爲秦所困。國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閔王承威宣之後。山東之建國莫強焉。而狃於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爲天子。遂爲燕所屠。雖賴田單之力。得復亡城。子孫沮氣。子子自保。終墮秦計。束手爲虜。懷王貪商於六百里。受詐張儀。失其名都。喪其甲士。不能取償。身遭囚辱。以死。趙以上黨之地。代韓受兵。利令智昏。輕用民死。

同日坑於長平者過四十萬。幾於社稷爲墟。幸不卽亡。終以不免。此四國之君。苟爲保境睦鄰。畏天自守。秦雖強大。豈能加我哉。

臨敵易將

臨敵易將。固兵家之所忌。然事當審其是非。當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齮而勝趙。以王翦易李信而滅楚。魏公子無忌易晉鄙而勝秦。將豈不可易乎。燕以騎劫易樂毅而敗。趙以趙括易廉頗而敗。以趙葱易李牧而滅。魏使人代信陵君將亦滅。將豈可易乎。

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鷗聲帶晚饑。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由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漢丞相

漢丞相或終于位。或免就國。或免爲庶人。或致仕。或以罪死。其復召用者。但爲光祿大夫。或特進優游散

秩未嘗有除他官者也。御史大夫則閒爲九卿將軍。至東漢則大不然。始於光武時。王梁罷大司空而爲中郎將。其後三公去位。輒復爲大夫列卿。如崔烈歷司徒太尉之後。乃爲城門校尉。其體貌大臣之禮亦衰矣。

冊禮不講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皆行冊禮。文宗大和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辭冊命。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覲面目。從之。然則唐世以爲常儀。辭者蓋鮮。唯國朝以此禮爲重。自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之貴。率一章乞免。卽止。典禮益以不講。良爲可惜。

此  
页  
空  
白

# 容齋隨筆

## 卷第十一 十六則

### 將帥貪功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於老臣者矣。卽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卽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尙堪一行。旣平其國。而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爲德宗册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 漢二帝治盜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上使使者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

或至萬餘級。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爲治盜，而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寬，其効可睹也。

漢唐封禪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六事。於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唐太宗貞觀五年，羣臣以四夷咸服，表請封禪，詔不許。六年復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請，魏鄭公獨以爲不可。發六難以爭之，至以謂崇虛名而受實害。會河南北大水，遂寢。十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告，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爲翻覆。光

武惑於讖記。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累善政耳。

漢封禪記

應劭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東封事。每稱天子爲國家。其絃山勢峭嶮。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窅。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亦賴齋酒肺處。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尙十餘里。其道旁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透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暗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道迫小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凡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略。唯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楊虞卿

劉禹錫有寄毘陵楊給事詩云。曾主魚書輕刺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地。卻要斜飛取勢回。



以其時考之。蓋楊虞卿也。按唐文宗大和七年。以李德裕爲相。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蕭潞。中書舍人張元夫。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上聞而惡之。於是出虞卿爲常州刺史。潞爲鄭州刺史。元夫爲汝州刺史。皆李宗閔客也。他日上復言及朋黨。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中中書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然則虞卿之刺毘陵。乃爲朝廷所逐耳。禹錫猶以爲自請。詩人之言。渠可信哉。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爲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爲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尙監茲哉。

漢誹謗法

漢宣帝詔羣臣議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赤地數千里。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遂下獄繫。再更冬會赦。乃得免。章帝時。孔僖崔駰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爲天子。崇信聖道。及後恣已。忘其前善。爲鄰房生告其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吏受訊。僖以書自訟。乃勿問。元帝時。賈捐之論珠厓事。曰。武帝籍兵厲馬。攘服夷狄。天下斷獄萬數。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

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豈非夏侯非議詔書，僖駟誹謗，皆漢法所禁，如捐之直指其事，則在所不問乎。

### 誼向觸諱

賈誼上疏文帝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此旣於生時談死事，至云傳之老母，則是言其當終於太后之前，又目其嗣爲愚幼不肖，可謂指斥，而帝不以爲過，誼不以爲疑，劉向上書成帝，諫王氏事曰：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又云：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此乃於國存時說亡語，而帝不以爲過，向不以爲疑，至乞援近宗室，幾於自售，亦不以爲嫌也。兩人皆出於忠精至誠，故盡言觸忌諱而不自覺，文帝以寬待下，聖德固爾，而成帝亦能容之，後世難及也。

### 小貞大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大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身爲寄坐，受人指麾，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之戒，謂當以漸而正之。說者多引魯昭公高貴鄉公爲比，予謂此自係一時國家之隆替，君身之禍福，蓋有剛決而得志，隱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概論也。漢宣帝之誅霍禹，和帝之誅竇憲，威宗之誅梁冀，魏孝莊之誅爾朱榮，剛決而得志者也。魯昭公之討季氏，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晉元帝之征王敦，唐文宗之謀宦者，潞王之徙石敬瑭，漢隱帝之殺郭威，剛決而失者也。若齊

鬱林王知鸞之異志。欲取之而不能。漢獻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圖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溫之必篡。欲殺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雖欲小正之。豈可得也。

唐詩戲語

士人於棋酒閒。好稱引戲語。以助譚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閒。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用分言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聽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何進高叡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死不恨矣。子婦爲言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爲讓所殺。董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和士開在武成帝世。姦蠹敗國。及後主嗣立。宰相高叡與婁定遠。白胡太后。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守之以死。苦言之。士開載美女珠簾賂定遠。曰。蒙王力用爲方伯。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

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今已得入。復何所慮。於是出定遠爲青州而殺叡。後二年。士開雖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叡。不惜隕身。破家爲漢。齊社稷計。而張讓士開。以談笑一言。變如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爲墟。乃知背脅癘疽。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甯。養之則自貽害。可不戒哉。

### 南鄉掾史

金石刻有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其陰刻掾史以下姓名。合三百五十一。議曹祭酒十一人。掾二十九人。諸曹掾史書佐。循行幹百三十一人。從掾位者九十六人。從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督將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晉史考之。南鄉本南陽西界。魏武平荊州。始分爲郡。至晉泰始中。所管八縣才二萬戶耳。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旣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室安平王孚之孫也。

### 漢景帝忍殺

漢景帝恭儉愛民。上繼文帝。故亦稱爲賢君。考其天資。則刻戾忍殺之人耳。自在東宮時。因博戲殺吳太子。以起老嫗之怨。卽位之後。不思罪己。一旦於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速兵端。正信用量錯。付以國事。及爰盎之說行。但請斬錯而已。帝令有司劾錯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七國之役。下詔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周亞夫以功爲丞相。坐爭封匈奴降將事。病免。心惡之。賜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於敬禮大臣之義。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光武遣馮異征赤眉。敕之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

無爲郡縣所苦。光武此言。視景帝詔書爲不侔矣。

燕昭漢光武之明

樂毅爲燕破齊。或讒之。昭王曰。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昭王斬言者。遣使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馮異定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人有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光武以章示異。異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異破隗囂。諸將欲分其功。璽書誚大司馬以下稱異功若邱山。今人咸知毅異之爲名將。然非二君之明。必困讒口矣。田單復齊國。信陵君敗秦兵。陳湯誅郅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卻苻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郭子儀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皆有大功於社稷。率爲讚人所甚。或至殺身。區區庸主。不足責。唐太宗亦未能免。營營青蠅。亦可畏哉。

周南召南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据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自不相涉也。

易中爻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

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

此  
页  
空  
白

# 容齋隨筆

## 卷第十二十八則

###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爲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爲木。木可爲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則中爻有巽。頤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利涉云。

### 光武棄馮衍

漢室中興。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卽天子位。光武受其爵秩。北面爲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方困於赤眉。而光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翻爲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故不復議。予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逆取順守。尙爲有辭。彼鮑永馮衍。始堅守并州。不肯降下。聞更始已亡。乃罷兵來歸。曰。誠慙以其衆。幸富貴。其忠義之節。凜然可稱。光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言而不悅。永後以他立功見用。而衍終身擯斥。羣臣亦無爲之言者。吁。可歎哉。



恭顯議蕭望之

宏恭石顯議置蕭望之於牢獄。漢元帝知其不肯就吏而訖可其奏。望之果自殺。帝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乃已。王氏五侯奢僭。成帝內銜之。一旦赫怒。詔尙書奏誅薄昭故事。然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竇憲恃宮掖聲勢。奪公主園。章帝切責。有狐雛腐鼠之比。然竟不繩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譏之矣。司馬公謂元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其欺旣明。終不能治。可謂易欺而難寤也。予謂師傅大臣。進退罪否。人主當決之於心。何爲謀及宦者。且望之先時已嘗下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忍恥對吏。將遂以恭顯之議爲是耶。望之死與不死。不必論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漢顛覆。章帝仁柔無斷。後漢遂衰。皆無足責。

量錯張湯

量錯爲內史。言事輒聽。幸傾九卿。及爲御史大夫。權任出丞相右。張湯爲御史。每朝奏事。國家用日。盱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蕭望之爲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禮。三人者。賢否雖不同。然均爲非誼。各以他事至死。抑有以致之邪。

逸詩書

逸書逸詩。雖篇名或存。旣亡其辭。則其義不復可考。而孔安國注尙書。杜預注左傳。必欲強爲之說。書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注云。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注云。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如此之類。予頃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

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稟飮。略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嘉。林君有書解行於世。而不載此語。故爲表出之。

### 刑罰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 巽爲魚

易卦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井內卦爲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爲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爲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爲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爲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爲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於震巽離兌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爲中男爲少男之類。他可推也。

### 三省長官

中書尙書令。在西漢時爲少府官屬。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爲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尙書令爲千石。然銅印墨綬。雖居幾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爲縣令。魏晉以來。浸以華重。唐

初遂爲三省長官。居眞宰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歷中乃升正二品。入國朝。其位益尊。敍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五人。范魯公質。趙韓王善。丁晉公謂。馮魏公拯。韓魏王琦。尙書令又最貴。除宗王外不以假人。趙韓王韓魏王始贈眞令。韓公官止司徒。及贈尙書令。乃詔自今更不加贈。蓋不欲以三師之官贅其稱也。政和初。蔡京改侍中。中書令爲左輔。右弼。而不置尙書令。以爲太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爲之。故郭子儀不敢拜。非本朝也。

王珪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云云。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尙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觀此詩。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尙書。然細考其事。大不與史合。蔡條詩話引唐書列女傳云。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質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詩話云。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爲盧。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爲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

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卽位，乃召還任用。久之，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姓王者，真不可曉也。又有杜光庭虬鬚客傳云：「隋煬帝幸江都，命楊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謁，竊其一妓，道遇異人，與俱至太原，因劉文靜以見州將之子，言其真英主，傾家資與靖，使助創業之舉，卽太宗也。」按史載唐公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後高祖定京師，將斬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之事。且煬帝在江都時，楊素死已十餘年矣。此一傳大抵皆妄云。

### 虎夔藩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伐燭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云：「課隸人入谷，斬陰木，晨征暮返，我有藩籬，是闕是補，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列樹，白桃鏝焉，墻實以竹，示式遏，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其詩句有云：「藉汝跨小籬，乳獸待人肉，虎穴連里閭，久客懼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語。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用之。又寺齋睡起絕句云：「人言九事八爲律，儻有江船吾欲東。」按主父偃傳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謂八事爲律令而言，則爲字當作去聲讀。今魯直似以爲平聲，恐亦誤也。

### 曹操用人

曹操爲漢鬼賊。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苟彘苟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贊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爲害。則屬司隸。挾技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侍。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羣雄。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覬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畿爲太守。而衛瓘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習爲刺史。而邊境肅清。揚州陷於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馮翊困於鄜盜。付之鄭渾。而民安寇滅。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讐服。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得馬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爲護軍。而相率還降。致於東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者。其爲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於陽平。徐晃卻關羽於樊。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漢士擇所從

漢自中平黃巾之亂。天下震擾。士大夫莫不擇所從。以爲全身遠害之計。然非豪傑不能也。苟彘少時。以潁川四戰之地。勸父老亟避之。鄉人多懷士不能去。彘獨率宗族往冀州。袁紹待以上賓之禮。彘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去而從曹操。其鄉人留者多爲賊所殺。袁紹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獨往荊州。劉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爲表所害。曹操牧兖州。陳留太守張邈。與之親友。郡士高柔獨以爲邈必乘閒爲變。率鄉人欲避之。衆皆以曹張相親。不然其言。柔舉家適河北。邈果叛操。郭嘉初見袁紹。謂其謀臣辛評等曰。智者審於量。主袁

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難與共濟大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評等曰。袁氏今最強。去將何之。嘉不復言。遂去。依曹操。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出曰。眞吾主也。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欽數見奇於表。襲曰。所以俱來者。欲全身以待時耳。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及天子都許儼曰。曹鎮東必能濟華夏。吾知歸矣。遂詣操。河閒邢顛在無終。聞操定冀州。謂田疇曰。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顛天民之先覺者也。孫策定丹陽。呂範請暫領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範曰。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從之。周瑜聞策聲問。便推結分好。及策卒。權立瑜。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服事焉。諸葛亮在襄陽。劉表不能起。一見劉備。事之不疑。此諸人識見如是。安得困於亂世哉。

###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說爲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杯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也。

### 元豐官制

元豐官制初成。欲以司馬公爲御史大夫。又將俟建儲時。以公及呂申公爲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於既老。議處以待中。中書令。爲言者所攻。乃改平章軍國重事。自後習以爲制。不復除此等官。以謂前無故事。其實不然也。紹興二十五年。中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爲國子祭酒。近歲除莫濟祕書監。濟辭避累日。然後就職。已而李燾陳騏鄭丙皆爲之。均曰。職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耳餘袁劉

張耳陳餘。少時爲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於歡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玄德之長者而忍爲此邪。

周漢存國

周之初。諸侯千八百國。至王赧之亡。所存者才八國耳。七戰國與衛也。然趙韓魏分晉而立。齊田氏代姜。而興。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舊邦。秦始皇乃呂氏子。楚幽王乃黃氏子。所謂嬴芊之先。當不歆非類。然則惟燕衛二姬姓存。而衛至胡亥世乃絕。若以爲召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漢列侯八百餘人。及光武而存者。平陽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奪國。平陽爲曹參之後。富平爲張安世之後。參猶有創業之功。若安世則湯子也。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然輕重其心。殺人亦多矣。獨無餘歿乎。漢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奪國。光武乃但許宗室復故。餘皆除之。雖鄼侯亦不紹封。不知曹張兩侯何以能。

獨全也。

曹操殺楊脩

曹操殺楊脩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以爲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使令刑之。且贈彪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青犢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四望通幃七香車一乘。驅使二人。又遣其妻裘韉有心青衣二人。錢絹甚厚。卞夫人亦與袁夫人書云。賢郎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明公性急。輒行軍法。以衣服文絹房子官錦香車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書引愆致謝。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爲漢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古人重國體

古人爲邦。以國體爲急。初無小大強弱之異也。其所以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執言脩辭。非賢大夫不能盡。楚申舟不假道於宋。而聘齊。宋華元止之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及楚子圍宋。旣急。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鄭三卿爲盜所殺。餘盜在宋。鄭人納賂以請之。師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宋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其賂。晉韓宣子有環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晉合諸侯于平邱。子產爭貢賦之次。子大叔咎之。子產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鄭駟偃娶于晉。偃卒。鄭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晉人來問。子產對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



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楚囚鄭印。董父獻于秦。鄭以貨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弗從。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

# 容齋隨筆

## 卷第三十八則

###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以然。至於知其所欲說。迎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爲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陰飴甥往會盟。其爲晉游說無可疑者。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曰。必報讐。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不免。君子以爲必歸。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欲長安君爲質。太后不肯。曰。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后盛氣而胥之入。知其必用此事來也。左師徐坐。問后體所苦。繼乞以少子補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然後及其女燕后。乃極論趙王三世之子孫無功而爲侯者。禍及其身。后既寤。則言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於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長安遂出質。范雎見疎於秦。蔡澤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澤。天下辯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奪君位。雎曰。百家之說。吾旣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奪我位乎。使人召澤。謂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有之乎。對曰。然。卽引商君。吳起。大夫種之事。雎知澤欲困己以說。謬曰。殺身成名。何爲不可。澤以身名俱全之說誘之。極之以閔天周公之忠聖。今秦王不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雎之功。不若三子。勸其歸相印。以讓賢。雎竦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辯。敬受命。延

入爲上客。卒之代爲秦相者澤也。秦始皇遷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請諫。王召鑊將亨之。焦數以桀紂狂悖之行言未絕口。王母子如初。呂甥之言出於義。左師之計伸於愛。蔡澤之說激於理。若茅焦者。真所謂劉虎牙者矣。范雎親困穰侯而奪其位。何遽不如澤哉。彼此一時也。

韓馥劉璋

韓馥以冀州迎袁紹。其僚耿武閔純李歷趙浮程璜等諫止之。馥不聽。紹既至。數人皆見殺。劉璋迎劉備。主簿黃權王累名將楊懷高沛止之。璋遂權不納其言。二將後爲備所殺。王浚受石勒之詐。督護孫緯及將佐皆欲拒勒。浚怒欲斬之。果爲勒所殺。武純懷沛諸人謂之忠於所事可矣。若云擇君則未也。嗚呼。生於亂世。至死不變。可不謂賢矣乎。

蕭房知人

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遂成漢業。唐太宗爲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爲名相。二人之去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爲莫及也。樊噲從高祖起豐沛。勸霸上之還。解鴻門之厄。功亦不細矣。而韓信羞與爲伍。唐儉贊太宗建大策。發蒲津之謀。定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李靖以爲不足惜。蓋以信靖而視噲儉。猶熊羆之與狸狔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寘蕭房於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蹊而至矣。

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鈴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適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墮圯。猶能追憶其語。爲紀於此。其一云。莫遣鞦韆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閒。林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尙有平生履。管領東南到處山。蓋似所作也。

吳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揔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米元章塔也。

君子爲國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爲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占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媢侮。曰。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兌爲羊

兌爲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兌也。大壯內外卦爲

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爲臨。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爲泰而消兌也。自是而陽上進。至于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爲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方夫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

晏子揚雄

齊莊公之難。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晏子此意。正與豫子所言衆人遇我之義同。特不以身殉莊公耳。至於毅然正以社稷爲辭。非豫子可比也。揚雄仕漢。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直以戲莽爾。使雄善爲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子貢而學者。猶以爲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問。果不能知之。以爲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子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滂父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要。子竊以爲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

聞而不復問。皆已默識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爲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卽繼以非與之間。豈爲不能知乎。或者至以爲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詔之矣。

### 裴潛陸倕

曹操以裴潛爲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至。元魏以陸倕爲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使孤代倕。倕既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帝召倕問曰。何以知其然。倕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對。必生禍亂矣。帝然之。裴潛陸倕。可謂知爲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寬。是以致萑苻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烏丸高車。不知禮法。裴陸允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摯爲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 拔亡爲存

燕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存者唯莒卽墨兩城耳。賴田單之力。齊復爲齊。尺寸之土無所失。曹操牧袁州。州叛迎呂布。郡縣八十城皆應之。唯鄆城范東阿不動。賴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復安。古之人拔亡爲存。轉禍爲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閒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百。翦而爲戎。越五十年矣。以今準古。豈曰無人乎哉。

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略。然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眞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爲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己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成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爲尋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遂亦代肅。蒙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三四十年。爲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爲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爲吳。非偶然也。

東坡羅浮詩

東坡遊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元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元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巖巖。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

吏蔡少霞書。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爲少霞耳。元卿之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紀于此。云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轡轡。雕珉盤礎。鏤檀竦棗。碧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闈。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颿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幄牙設。妙樂競奏。流鈴閒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元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建。予頃作廣州三清殿碑。倣其體爲銘。詩曰。天池北陞。越領東鹿。銀宮旗旛。瑤殿蠡蠡。陛納九齒。閭披四目。楯角儲清。簷牙袤緝。雕牖甜閭。鏤楹熠煜。元尊端拱。泰上秉籙。繡黼周張。神光睟穆。寶帳流黃。溫幄結綠。翠鳳于旗。紫霓溜梅。星伯振鷺。仙翁立鵠。昌明侍几。眉連捧麝。月節下墮。曦輪旁燭。凍雨清塵。喬雲散縠。鈞籟虛徐。流鈴祿續。童初淳澆。勾漏蓄縮。嶽君有衡。海帝維儵。中邊何護。時節朝宿。颺母淪威。瘡妃謝毒。丹厓罷傲。赤子疊福。億齡聖壽。萬世宋籙。凡四十句。讀者或許之。然終不近也。

### 魏明帝容諫

魏明帝時。少府楊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愈嚴憚之。房元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北門近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



耶。元齡等拜謝。夫太宗之與明帝。不待比擬。觀所以責元齡之語。與夫嚴憚楊阜之事。不迨遠矣。賢君一話一言。爲後世法。惜哉。魏史以謂羣臣直諫之言。帝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之。雖非誼主。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

漢世謀於衆

兩漢之世事無小大。必謀之於衆人。予前論之矣。然亦有持以藉口掩衆議者。霍光薨後。宣帝出其親屬補吏。張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顛制。請罷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賢等。王嘉言宜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成帝初封淳于長。其事亦議。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于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哀帝乃止。是知委曲遷就。使恩出君上。過歸於下。漢代多如此也。

國朝會要

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寧政和閒。復置局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會要已進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節次觀賞。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兩月。可以投進。而黼務悉矯蔡京所爲。故一切罷之。官吏旣散。文書皆爲棄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爲太常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爲宰相。言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竊據。鞠爲煨燼。吁。可惜哉。

### 孫贖滅竈

孫贖勝龐涓之事。兵家以爲奇謀。予獨有疑焉。云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興此役。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各一竈乎。龐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數之矣。是豈救急赴敵之師乎。又云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夫軍行遲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於車中。旣云暮矣。安知樹閒之有白書。且必舉火讀之乎。齊弩尙能俱發。而涓讀八字未畢。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爲之而不精考耳。

### 蟲鳥之智

竹籬之性。遇其儔必鬪。捕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中。而隱身于後。操罔焉。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日飛入城。直前欲鬪。而罔已起。無得脫者。蓋日旣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潔。獵人於茂林閒。爭掃地。稍散穀于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糲竿取之。麋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逕。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爲纆。置其所行處。麋足一絙。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帶黏於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此  
页  
空  
白

# 容齋隨筆

## 卷第十四十七則

### 張文潛論詩

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予謂三百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爲。若周公召康公。穆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見于大序。可一槩論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爲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稱此五句爲深於文章者。豈其餘不能過此乎。以是論詩。隘矣。

### 漢祖三詐

漢高祖用韓信爲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自成臯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未起。卽其臥。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僞遊雲夢。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啓之矣。

### 有心避禍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然有不可一槩論者。董卓盜執國柄。築塢於郿。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殊不知一敗則掃地。豈容老於塢耶。公孫瓚據幽州。築京於易地。以鐵爲門。樓櫓千重。積穀三百萬斛。爲以待天下之變。殊不知梯衝舞於樓上。城豈可保耶。曹爽爲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暮耳。富可復得耶。張華相晉。當賈后之難。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坼。勸其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元遠。不如靜以待之。竟爲趙王倫所害。方事勢不容髮。而欲以靜待。又可蚩也。他人無足言。華博物有識。亦闕於幾事如此哉。

蹇解之險

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爲六二與九五爲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釋爻畫則有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爲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險矣。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五。又爲坎乎。坎爲輿爲盜。旣獲出險而復蹈焉。宜其可醜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義云。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据几正坐。噫鳴詞筆。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

卽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穿。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 張全義治洛

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圯。僅能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張全義招懷理葺。復爲壯藩。五代史於全義傳書之甚略。資治通鑑雖稍詳。亦不能盡。輒采張文定公所著摺紳舊聞記。芟取其要而載于此。曰。今荆襄淮沔創痍之餘。綿地數千里。長民之官。用守邊保障之勞。超階擢職。不知幾何人。其眞能髣髴全義所爲者。吾未見其人也。豈局於文法譏議有所制而不得騁乎。全義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時。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卽時擒捕。關市之賦。迨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爲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織者。知某家蠶麥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遺之布衫裙袴。喜動顏色。見稼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集衆決責之。或訴以闕牛。則召責其鄰伍。曰。此少牛。如何不衆助。自是民以耕桑爲務。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饑人。在任四十餘年。至今廟食。嗚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義之心。施諸人乎。

### 博古圖

政和宣和閒。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匱。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匱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爲之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爲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爲周物。且以爲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匱之銘曰。仲姑義母。作則爲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偃姑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爲偃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爲母哉。旣言仲姑自名。又以爲襄公爲杜祁所作。然則爲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匱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爲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爲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卽眞位。遂以其日爲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卻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爲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潛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潛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尙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爲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潛王時從親乎。且潛王在齊諸王中最爲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銷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爲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爲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積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

士大夫論利害

士大夫論利害。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然於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當科別其故。使人主擇而處之。

乃合毋隱勿欺之義。趙充國征先零，欲罷騎兵而屯田，宣帝恐虜聞兵罷，且攻擾田者，充國曰：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誠令兵出而虜絕不爲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非所以視蠻夷也。班勇乞復置西域校尉，議者難曰：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爲患微矣。若執歸北虜，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此二人論事，可謂極盡利害之要，足以爲法也。

### 舒元輿文

舒元輿，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旣以甘露之禍死，文宗因觀牡丹，摘其賦中桀句曰：向者如逝，背者如訣，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悅，爲之泣下。予最愛其玉筍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此銘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

### 絕唱不可和

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爲高妙超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菴中人，空飛本無迹。劉夢得山園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倣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



和陶詩。真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韋劉爲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邪。

贈典輕重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從官丞郎直學士以降。身沒大抵無贈典。唯尙書學士有之。然亦甚薄。余襄公王素。自工書得刑書。蔡君謨自端明禮侍得吏侍耳。元豐以後。待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後遂以爲常典。而致仕又遷一秩。梁揚祖終寶文學士。宣奉大夫。旣以致仕轉光祿。遂贈特進龍圖學士。蓋以爲銀青金紫。特進只三官。故增其職。是從左丞得僕射也。節度使舊制贈侍中。或太尉。官制行多贈開府。秦檜創立檢校少保之例。以贈王德葉。夢得張澄。近歲王彥遂用之。實無所益也。元祐中。王巖叟終於朝奉郎。端明殿學士。以嘗簽書樞密院。故超贈正議大夫。楊愿終於朝奉郎。資政殿學士。但贈朝請大夫。以執政而贈郎秩。輕重爲不侔。皆掌故之失也。

揚之水

左傳所載列國人語言書訊。其辭旨如出一手。說者乃以爲皆左氏所作。予疑其不必然。乃若潤色整齊。則有之矣。試以詩證之。揚之水三篇。一周詩一鄭詩一晉詩。其二篇皆曰不流東。不流東。楚。邨之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雅之谷風。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下。在南山之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在河之漘。在河之澗。在河之浹。山有樞。隰有榆。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山有蔚薇。隰有杞棘。言秣其馬。言采其蟲。言觀其旂。言韞其弓。皆雜出於諸詩。而輿致一也。蓋先王之澤未遠。天下書同文。師無異道。人無異習。出口成言。皆止乎禮義。是以不謀而同爾。

## 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

## 大曲伊涼

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聊紀十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絃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梁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軍報國讐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祜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溫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睿方國二十國事最爲譎誕其略云方國之

僇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圓耶。圓國則反之。言國之僇。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僇。口以下直爲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遑。至云惡國之僇。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僇。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僇。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若此書。不作可也。惜哉。

次山謝表

元次山爲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其序云。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太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卽獲罪戾。吾將靜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辭甚苦。大略云。州小經亂。亡遣人實困疲。朝飡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尙不忍。況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柰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又賊退示官吏一篇。言賊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征斂。其詩云。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二詩憂民慘切如此。故杜老以爲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爲邦伯。天下少安。立可待矣。遂有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之句。今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矣。臣料今

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刻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爲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見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誦其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予是以備錄之。以風後之君子。次山臨道州。歲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廣德也。

### 光武仁君

漢光武雖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嘗不以仁恩招懷爲本。隗囂受官爵而復叛。賜詔告之曰。若束手自詣。保無他也。公孫述據蜀。大軍征之。垂滅矣。猶下詔諭之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遣馮異西征。戒其平定安集爲急。怒吳漢殺降。責以失斬將弔民之義。可謂仁君矣。蕭銑舉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對。誅之於市。其隘如此。新史猶以高祖爲聖。豈理也哉。

此  
页  
空  
白

# 容齋隨筆

## 卷第十五十九則

張文潛哦蘇杜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締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髮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閒。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邱。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腳插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爲一洒。篙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諭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歎。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任安田仁

任安田仁。皆漢武帝時能臣也。而漢史載其事甚略。褚先生曰。兩人俱爲衛將軍舍人。家監使養惡鬻馬。

仁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尙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會賢大夫趙禹來。悉召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將軍上籍以聞。詔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觀此事可見武帝求才不遺微賤。得人之盛。誠非後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與褚先生所書爲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文也。

杜延年杜欽

前漢書稱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杜欽在王鳳幕府。救解馮野王王尊之罪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子謂光以侯史吳之事。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王章言王鳳之過。天子感寤。欲退鳳。欽令鳳上疏謝罪。上不忍廢鳳。鳳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衆庶冤之。欽復說鳳以爲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若此則流言消釋矣。鳳白行其策。夫新莽盜國。權輿於鳳。鳳且退而復止。皆欽之謀。若欽者。蓋漢之賊也。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繆哉。

范熠作史

范熠在獄中。與諸甥姪書曰。吾既造後漢。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

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其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熠之高自夸謝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熠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 唐詩人名不顯者

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鶴雀樓有王之奐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陵集中所載韋迢郭受詩少陵酬答至有新詩錦不如自得隨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然非編之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暉惜花一絕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託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顯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窗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窗朝日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塔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疎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閒常有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

### 呼君爲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



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予謂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爾。古之人心口一致。事從其真。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而言。不復顧忌。觀詩書所載。可知矣。箕子陳洪範。對武王而汝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季文王三世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自稱曰予。至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殆近乎相質責而邀索也。天保報上之詩曰。天保定爾。俾爾戩穀。闕宮頌君之詩曰。俾爾富而昌。俾爾昌而熾。及節南山。正月板蕩。卷阿。既醉。瞻卬諸詩。皆呼王爲爾。大明曰。上帝臨女。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玉女。指厲王也。至或稱爲小子。雖幽厲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嗚呼。三代之風俗。可復見乎。晉武公請命乎天子。其大夫賦無衣。所謂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擱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旣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爲哉。

蔡君謨帖語

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歲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彊健。果如何哉。襄於京居。尙留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靖不一一。襄上子華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溫。

之問。寢食之祝。講德之佞也。今風俗日以媮薄。士大夫之猥浮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貫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拔。以速嘲罵。每誥書多至十數紙。必繫銜。相與之際。悉忘其真。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僭紊官稱。無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憶二紀之前。予在館中。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今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官郎省欣然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爲一歎。

### 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清江劉靖之所。載趙清獻爲青城宰。挈散樂妓以歸。爲邑尉。追還大慟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惑志。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方峻責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均。尹師魯在河南。攜官妓游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貂陳衍幹當宮事。得旨置酒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卽有章疏。遂墮計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冲卿。傳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決非毅甫所作。蓋魏秦碧雲駮之流耳。溫公自用龐穎公辟。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謬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故錄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彥衡一事。豈弗深考云。

有若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作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歷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尙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貌狀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張天覺爲人

張天覺爲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爲姦。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譽。饑者易爲食。故蒙賢者之名。靖康初政。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予以其實考之。彼直姦人之雄爾。其外孫何麒。作家傳云。爲熙寧御史。則遂於熙寧爲元祐。廷臣則遂於元祐爲紹聖。諫官則遂於紹聖爲崇寧。大臣則遂於崇寧爲大觀。宰相則遂於政和。其跡是矣。而實不然。爲御史時。以斷獄失當。爲密院所治。遂撫博州事。以報之。三樞密皆乞去。故坐貶爲諫官時。

首攻內待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申公贈諡。仆碑毀樓。論文潞公背負國恩。呂汲公動搖先烈。辯呂惠卿蔡確無罪。後以交通潁昌富民。蓋漸故。又貶元符末。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擢黨人之二十輩。及在相位。乃以與郭天信交結而去耳。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云。

### 爲文論事

爲文論事。當反復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詞章著。覽者可以立決。陳湯斬郅支而功未錄。劉向上疏論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公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費。捐五萬之師。塵獲宛王之首。孝武不錄其過。封爲列侯。末言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後極言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天子乃下詔議封。蓋其一疏抑揚。援證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匡衡中書石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衡顯之議。豈區區一故九卿所能亢哉。

### 連昌宮詞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

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痂。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謀。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二年閒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云。

二十共談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十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真踐此言。時得洒掃撰杖屨於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擊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張子韶祭文

先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未聞檜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京師老吏

京師盛時。諸司老吏。類多識事體。習典故。翰苑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据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爲嫌。旣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

甲剗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閒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珪卽具橐欲獻于朝。以付書吏。吏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珪將上馬。立俟之。旣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珪怒責之。逡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安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珪愧歎而止。後每爲人言。嘉賞其意。今之胥徒。雖公府右職。省寺掌故。但能鼓扇猥浮。顧賅謝爲業。簿書期會之閒。乃漫不之曉。求如彼二人。豈可得哉。

### 曹操唐莊宗

曹操在兗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爲兗牧。郡縣皆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阿鄆范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爲東平相。唐莊宗與梁人相持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金全帥子弟擊卻之於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己出。金全等賞皆不行。操終有天下。莊宗雖能滅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槩可睹矣。

### 雲中守魏尙

史記漢書所記馮唐救魏尙事。其始云。魏尙爲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而又申言之云。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而文勢益逾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

此  
页  
空  
白

# 容齋隨筆

## 卷第十六十九則

###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爲尊。雖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爲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彖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厲之昏亂。非詩書以文章載之。何以傳。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傳。孔子至言要道。託孝經論語之文而傳。曾子子思孟子。傳聖人心學。使無中庸及七篇之書。後人何所窺門戶。老莊絕滅禮學。忘言去爲。而五千言與內外篇。極其文藻。釋氏之爲禪者。謂語言爲累。不知大乘諸經。可廢乎。然則詆爲小伎。其理謬矣。彼後世爲詞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翫其華而落其實。流宕自遠。非文章過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文章日自負。文章實致身。文章開寗奧。文章憎命達。名豈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誣。海內文章伯。文章曹植波瀾闊。庾信文章老更成。豈有文章驚海內。每語見許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類。多指詩而言。所見狹矣。

### 三長月



釋氏以正五九月爲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贍部洲。故當食素。以徼福。官司謂之斷月。故受驛券有所謂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人以謂唐日藩鎮蒞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他官不當爾也。然此說亦無所經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來已久。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予以其時考之。蓋元祐二年。謂蘇子由曾子開劉貢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宣。貢甫之兄原甫。皆經是職。故少游有此語云。紹興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西省。至隆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予作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爲遭際。固爲門戶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續樹萱錄

頃在祕閣抄書。得續樹萱錄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閒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綠頭鴨兒啣萍藻。采蓮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窗風。霜葉沿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

涇頭蕭散作閒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曰。魚鱗整空排嫩碧。露桂稍寒挂團壁。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關子東爲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荳錄乃王性之所作。而託名他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喻。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是公云。

### 館職名存

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爲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次曰集賢祕閣。按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經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官至員外郎。則任子中外。皆稱爲學士。及元豐官制行。凡帶職者。皆遷一官而罷之。而置祕書省官。大抵與職事官等。反爲留滯。政和以後。增修撰直閣。貼職爲九等。於是材能治辦之吏。貴游乳臭之子。車載斗量。其名益輕。南度以來。初除按書正字。往往召試。雖曰館職。不輕畀。然其遷敘。反不若寺監之徑捷。至推排爲郎。卽失其故步。混然無別矣。

### 南宮适

南宮适。問羿。莫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夫子俟其出而歎其爲君子。獎其尙德。至於再言之。聖人之意。斯可見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故不答。范淳父以爲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答。弗敢當也。楊龜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於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正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尙德之志也。與所謂雍之言然則異矣。予竊謂南宮之問。初

無以禹稷比孔子之意。不知二先生何爲有是言。若龜山之語。淺之已甚。獨謝顯道云。南宮适知以躬行爲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尙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其說最爲切當。

吳王殿

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吳芮爲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擊并桂林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芮本爲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爲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黃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猶指郡正廳爲吳王殿。以謂芮爲王時所居。牛僧孺元怪錄載。唐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爲神人。擊死。後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皆非也。

王衛尉

漢高祖怒蕭何。謂王衛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輕魏王。責之曰。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躓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耳。魏鄭公曰。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非禮。尋皆罪黜。不可以爲法。亦何足道。觀高祖太宗一時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隨卽規正。語意旣直。於激切中有婉順體。可謂得諫爭之大義。雖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聽乎。

前代爲監

人臣引古規戒。當近取前代。則事勢相接。言之者有證。聽之者足以監。詩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書曰。今惟商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商。又曰。有商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周公作無逸。稱商三宗。漢祖命羣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命陸賈著秦所以失天下。張釋之爲文帝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賈山借秦爲喻。賈誼請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觀之。魏鄭公上書於太宗。云。方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方隋之未亡。自謂必無亡。臣願當今動靜。以隋爲監。馬周云。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張元素諫太宗治洛陽宮。曰。乾陽畢功。隋人解體。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若此役不息。同歸于亂耳。考詩書所載。及漢唐諸名臣之論。有國者之龜鏡也。議論之臣。宜以爲法。

### 治盜法不同

唐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乃出庫錢置三市。置榜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旣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爲盜。予每讀此事。以爲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擇治齊州事。則又不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鈴下。閒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

破柱盜賊遂清。予乃知治世閒事不可泥紙上陳迹。如安潛之法可謂善矣。而齊盜反恃此以爲沈命之計。則變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和詩當和意

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適寄杜公云。魏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元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元吾豈敢。賦或似相和。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閒。嚴答云。臥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答云。藥裏關心詩摠廢。皆如鐘磬在簾扣。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秦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始封於郃。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給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無問其取士之門如何也。今之議者。多以科舉經義詩賦爲言。

以爲詩賦浮華無根柢。不能致實學。故其說常右經而左賦。是不然。成周之時。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召甘。晉之韓趙荀魏。齊之高國陳鮑。衛之孫寧孔石。宋之華向皇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臧展。楚之鬬蔣申屈。皆世不乏賢。與國終畢。漢以經術及察舉。魏晉以州鄉中正。東晉宋齊以門第。唐及本朝。以進士而參之。以任子。皆足以盡一時之才。則所謂科目。特借以爲梯階耳。經義詩賦。不問可也。

### 王逢原

王逢原以學術。邢居實以文采。有盛名於嘉祐元豐間。然所爲詩文。多怨抑沉憤。哀傷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壽。逢原年二十八。居實纔二十。天畀其才而嗇其壽。吁可惜哉。

### 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絕可笑者。如文官批書印紙。雖宮觀嶽廟。亦必云不曾請假。或已登科級。見官臺省清要。必云不曾應舉。若試刑法。予在西掖時。漢州申顯惠侯神頃。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禮寺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年限內。自陳欲符下。漢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別令勘當。乃得改命。淳熙六年。予以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州。必欲保官狀內聲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決筭。有無翦刺。及曾與不曾先經補官。因罪犯停廢。別行改奏。又令供與予係是何服屬。父之於子。而問何服屬。一歲嬰兒。而問曾與不曾入仕坐罪。豈不大可笑哉。

### 靖康時事

鄧艾伐蜀。劉禪既降。又勅姜維使降於鍾會。將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園燕於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

戰至數千人相率請於燕主慕容隆言之尤力爲慕容麟沮之而罷契丹伐晉連年晉拒之每戰必勝其後杜重威陰謀欲降命將士出陳於外士皆踊躍以爲出戰既令解甲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子頃修靖康實錄竊痛一時之禍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向發一矢獲一敵端坐都城束手就斃虎旅雲屯不聞有如蜀燕晉之憤哭者近讀朱新仲詩集有記昔行一篇正叙此時事其中云老种憤死不得戰汝霖疽發何由痊乃知忠義之士世未嘗無之特時運使然耳

并詔

梁武帝時有交趾人并詔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而吏部尙書蔡搏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詔恥之遂還鄉里謀作亂夫用門地族望爲選舉低昂乃晉宋以來弊法蔡搏賢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識緯之學

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爲誤人聖賢所不道也眭孟觀公孫病已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亡而其兆爲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議牛僧孺而其兆爲朱溫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強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內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十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於身誅家族況

其下者乎。

真假皆妄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閒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卽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閒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苕香之句。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 容齋續筆目錄

## 卷第一十八則

顏魯公

侍從官

重陽上巳改日

文中子門人

漢郡國諸官

戒石銘

存亡大計

田宅契券取直

晉燕用兵

漢獄名

雙生子

唐人詩不傳

公子奚斯

李衛公帖

李建州

秦誓四語

唐藩鎮幕府

王孫賦

## 卷第二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張釋之傳誤

義理之說無窮

李晟傷國體

父子忠邪

歲旦飲酒

張于二廷尉

開元五王

元和六學士

蘇張說六國

存歿絕句

漢唐置郵

巫蠱之禍

二傳誤後世

湯武之事

龍且張步

唐詩無諱避

卜子夏

卷第二十八則

一定之計

秋興賦

太史慈

諡法

漢文帝受言

丹青引

詩國風秦中事

詩文當句對

東坡明正

臺諫不相見

執政四入頭

無望之禍

燕說

折檻行

朱雲陳元達

杜老不忘君

栽松詩

烏鵲鳴

卷第四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

竇正固

鄭權

黨錮牽連之賢

漢代文書式

資治通鑑

弱小不量力

田橫呂布

中山宜陽

相六畜

卜筮不同

日者

柳子厚黨叔文

漢武心術

禁天高之稱

宣和冗官

卷第五十三則

秦隋之惡

漢唐二武

玉川子

銀青階

買馬牧馬

杜詩用字

唐虞象刑

崔常牛李

盜賊怨官吏

作詩先賦韻

后妃命數

公爲尊稱

臺城少城

### 卷第六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王嘉薦孔光

朱温三事

文字潤筆

漢舉賢良

戊爲武

怨耦曰仇

說文與經傳不同

周亞夫

煬王煬帝

鄭莊公

百六陽九

左傳易筮

鍾繇自劾

大義感人

### 卷第七十七則

田租輕重

女子夜績

淮南王

薛國久長

建除十二辰

俗語算數

佻文用事

五十絃瑟

遷固用疑字

僭亂的當

月不勝火

靈臺有持

董仲舒灾異對

李正己獻錢

宣室

昔昔鹽

將帥當專

卷第八十五則

善龜卜筮

漢表所記事

孫權稱至尊

去國立後

地名異音

蕭何給韓信

康山讀書

詩詞改字

韓嬰詩

彭越無罪

列國城門名

姑舅爲婚

五行衰絕字

蜘蛛結網

緇塵素衣

卷第九十四則

三家七穆

生之徒十有三

漢景帝

文字結尾

貢薛韋康

臧氏二龜

蕭何先見

國初古文

兒寬張安世

有扈氏

史漢書法

深溝高壘

太公丹書

薄昭田蚡

卷第十七則

經傳煩簡

曹參不薦士

漢初諸將官

漢官名

漢唐輔相

漢武留意郡守

苦蕒菜

唐諸生束脩

范德孺帖

民不畏死

天下有奇士

易卦四德

孫堅起兵

孫權封兄策

踰年改元

賊臣遷都

輿地道里誤

### 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錚于

孫玉汝

唐人避諱

高鍇取士

兵部名存

武官名不正

名將晚謬

唐帝稱太上皇

楊倞注荀子

昭宗相朱朴

楊國忠諸使

祖宗朝宰相

百官避宰相

百官見宰相

東坡自引所爲文

### 卷第十二 二十二則

婦人英烈

無用之用

龍筋鳳髓判

唐制舉科目

淵有九名

東坡論莊子

列子書事

天生對偶

銅雀灌硯

崔斯立

漢書注穴

古跡不可考

### 卷第十三 二十四則

科舉恩數

下第再試

試賦用韻

正元制科

貽子錄

金花帖子

物之小大

郭令公

紀年兆祥

民俗火葬

太史日官

汲冢周書

曹子建論文

雨水清明

卷第十四十七則

尹文子

帝王訓儉

用計臣爲相

州縣牌額

盧知猷

忌諱忌惡

陳涉不可輕

士句韓厥

孔墨

玉川月蝕詩

詩要點檢

周蜀九經

冢宰治內

宰相爵邑

楊子一毛

李長吉詩

子夏經學

卷第十五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李林甫秦檜

注書難

書易脫誤

南陔六詩

紹聖廢春秋

王韶熙河

書籍之厄

逐貧賦

澗松山苗

男子運起寅

宰我作難

古人占夢

卷第十六十六則

高德儒

唐朝士俸微

計然意林

思穎詩

劉賁下第

酒肆旗望

賢宰相遭讒

宋齊邱

鹹杭子

月中桂兔

唐二帝好名

周禮非周公書

醉尉亭長

三易之名

忠臣名不傳

唐人酒令

# 容齋續筆

## 卷第一十八則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壽皇聖帝清閒之燕。聖語忽云。近見甚齋隨筆。邁竦而對曰。是臣所著容齋隨筆。無足采者。上曰。噫。有好議論。邁起謝退。而詢之。乃婺女所刻。賈人販鬻于書坊中。貴人買以入。遂塵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因復哀臆。說綴于後。懼與前書相亂。故別以一二數而目曰續。亦十六卷云。紹熙三年三月十日邁序。

### 顏魯公

顏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見比倫。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爲楊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廟築壇事。爲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爲李輔國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爲誹謗。由刑部尙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於楊炎。由吏部尙書換東宮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公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恨切骨。是時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旣知杞之惡已。盍因其方鎮之問。欣然從之。不然。則高舉遠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自爲去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爲可恨。司空圖隱於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爲衰野。墮笏失儀。得放還山。璨之姦。



惡過於杞。圖非公比也。卒全身於大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囚困於淮西。屢折李希烈。卒之捐身殉國。以激四海義烈之氣。正元反正。實爲有助焉。豈天欲全畀公以萬世之名。故使一時墮於橫逆。以成始成終者乎。

戒石銘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閒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頒令箴。載蜀王孟昶爲文頌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罔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僞之君。爲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雙生子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爲弟。巳時爲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李建州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爲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蓋以爲李回也。後讀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爲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斂。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乃證其爲頻。繼往禱而祝之云。俟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雨。遂爲作碑。偶閱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書。正紀頻事。云除建州牧。卒於郡。曹松有詩悼之。曰。出旌臨建水。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清資罷轉郎。瘴中無子奠。嶺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東歸就故鄉。其身後事。落拓如此。傳又云。頻喪歸壽昌。父老相與扶柩葬之。天下亂。盜發其冢。縣人隨加封掩。則無後可見云。稽神錄載一事。亦以爲回。徐鉉失於不審也。

### 侍從官

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官。令文所載也。紹興三十一年。元顏亮死于廣陵。車駕將幸建康。從官列銜上奏。乞同班入對。時湯岐公以大觀文爲行官留守。寄聲欲聯名。衆以名位不同爲辭。岐公曰。思退亦侍從也。然竟不克從。紹熙二年。吏部鄭尙書僑上章。乞薦士。詔令在內近臣臺諫。在外侍從。各舉六人。堪充朝士者。吏部遍牒。但及內任從官。與在外待制以上。而前宰相執政皆不預。安有從官得薦人。而舊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 存亡大計

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捧漏甕。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且惑於諛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將征劉備。田豐

勸袁紹襲其後。紹辭以子疾不行。操征烏戎。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皆爲操所滅。唐兵征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自河北來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進。其臣凌敬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關中駭震。則鄭圍自解。諸將曰。凌敬書生。何爲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又勸令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不憂不解。建德亦不從。引衆合戰。身爲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旣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寇鎮定。王彥章以禁軍攻鄆州。段凝以大軍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爲憂。而段凝不能臨機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東叛。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羣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侍郎龍敏請立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虜必有內顧之慮。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解圍一筭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金騎犯闕。孤軍深入。後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噬臍弗及。可勝歎哉。

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又盧尉墓誌云。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任登封尉。盡寫所爲詩。投留守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則李盧二子之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諸絕。載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詩云。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唐史藝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

名亦不見於他人文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軸。軸金玉聲。謂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況於詩乎。乃知前賢遺藁。湮沒非一。真可惜也。

### 泰誓四語

孔安國古文尙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 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爲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卽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蓺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 田宅契券取直

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勸。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唯謹。至於奴婢馬牛。雖著於令。甲民不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爲數多者。率隱減價直。賒立歲月。坐是招激訐訴。頃嘗因奏對。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僞以息爭。則自言者必多。亦以與爲取之義。既下有司。而戶部引條制沮其說。

公子奚斯

闕宮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作廟。義理甚明。鄭氏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揚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嘗歸尹吉甫。公子奚斯歸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謂奚斯慕考甫而作魯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故吳祕又巧爲之說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作閟宮之廟。亦歸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於義。迂矣。司馬溫公亦以謂奚斯作闕宮之詩。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頌於周大師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壽。亦云奚斯頌魯。後漢曹褒曰。奚斯頌魯。考甫詠商。注引薛君韓詩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誤。

唐藩鎮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爲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之。杜子美從劍南節度嚴武辟爲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爲

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遣悶。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

### 文中子門人

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正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旣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按淹以正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卽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爲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 晉燕用兵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爲甚。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師遷焉。曹人兇懼。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卽墨田單縱反閒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邪。晉但舍於墓。陽爲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真爲之。以激怒齊人。故爾。

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若饑。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纔十餘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爲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祕閣。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譎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寄聲。張淵道爲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麪爲餽。公嘗答書云。鼎之爲己爲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狀。略與衛公同。既而亦終於彼。手札今尙存于張氏姚

崇曾孫勛爲李公厚善。及李譖逐。撻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旣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勛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其某侍郎之徒與。

### 王孫賦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老翁爲蓋出諸此。

### 漢郡國諸官

西漢鹽鐵膳羞陂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局幹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略以地理志所載言之。凡鐵官三十八。鹽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紀其處。自餘若京兆有船司空。爲主船官。太原有桐馬官。主牧馬。元名家馬官。遼東有牧師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發弩官。嚴道有木官。丹陽有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滙浦官。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胸忌魚復有橘官。鄱陽黃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內。則奉常之均官。食官。司農之幹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如是者蓋以百數。

### 漢獄名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受祕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東漢洎唐。雖鞫囚非一處。然不至



如其多國朝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閒。蔡確章子厚起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 容齋續筆

## 卷第二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唐中宗既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案前規。創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竝依正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欽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以仁宗爲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願無作好惡。允執厥中。則是非自明矣。詔榜朝堂。侍御史李光駁之。不聽。復爲右正言。崔鷗所擊。宰相不復問。而遷澥吏部侍郎。按若訥與澥。兩人議論操持。絕相似。蓋澥在崇寧中。首上書乞廢元祐皇后。自選人除寺監丞。其始終大節。不論可見。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議憤之。

歲旦飲酒

今人元日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

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況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千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其義亦然。

存歿絕句

杜子美有存歿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閒不解重驩騶。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鄭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卽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近歲新安胡仔著漁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湯武之事

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黃生爭辯最詳。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固曰：不然。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今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反因過而誅之。非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未爲愚。遂罷。顏師古注云：言湯武爲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爲喻也。

東坡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可謂至論。然子竊考孔子之序書。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皦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 張釋之傳誤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張釋之爲甚。本傳云。釋之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徙補謁者。後拜爲廷尉。逮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卽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毆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 張于二廷尉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人自以不冤。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爲證。太后亦以爲無反事。乃得赦出。釋之正爲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蹕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爲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案驗。始得所。子孫會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爲哉。

### 漢唐置郵

趙充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按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纔七日。唐開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權楚璧等作亂。時明皇幸洛陽。相去八百餘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首尾纔三日。置郵傳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議。蓋亦未嘗淹久。後世所不及也。

龍且張步

韓信擊趙。李左車勸陳餘勿與戰。餘曰。今如此。避弗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遂與信戰。身死國亡。是時信方爲漢將。始攻下魏代。威聲猶未暴白。陳餘易之。尙不足訝。及滅趙服燕。則關東六國。旣定其四矣。信伐齊。楚使龍且來救。或言漢兵不可當。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何爲而止。一戰而沒。項隨以亡。耿弇討張步。斬其大將軍費邑。走邑之弟敢。進攻西安臨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藍。勢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來大槍。延岑。彭寵。富平。獲索矣。時步所盜齊地。太半爲弇所得。然步猶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竟出兵大戰。兄弟成擒。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龍且張步。豈復識此哉。梁臨川王宏伐魏。魏元英禦之。宏停軍不前。魏人勸英進。據洛水。英曰。蕭臨川雖駭。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宏卒敗退。英之識見。非前人可比也。然遂進軍圍鍾離。魏刑巒以爲不可。魏主召使還。英表稱必克。爲曹景宗韋叡所挫。失亡二十餘萬人。智於前而昧於後。爲可恨耳。

義理之說無窮

經典義理之說最爲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卽日不孚。已日乃孚。已字讀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爲戊己之己。予昔與易僧曇瑩論及此。問之曰。或讀作己。音紀。日如何。瑩曰。豈唯此也。雖作己音。似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後爲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而之陰。於是爲午。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 開元五王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撝。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弟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鬪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皆失之也。

### 巫蠱之禍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者。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己。乃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兩事可謂異矣。木將腐。蠱實生之物。將壞。蟲實生之。是時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由心術旣荒。隨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復開。則謫見於天。鬼瞰其室。禍之所被。以妻則衛皇后。以子則戾園。以兄子

則屈釐以女則諸邑陽石公主。以婦則史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豈復顧他人哉。且兩公主實衛后所生。太子未敗數月前。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固不待於江充之譖也。

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爲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舞。劍器行。終篇皆是。其他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鬪雞初賜錦。舞馬更登牀。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殿瓦鴛鴦坼。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會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如此之類。不能悉書。此下如張祜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退宮人。玉環。琵琶。春鶯。囀。寧哥來。容兒。鉢頭。邠娘。羯鼓。耍娘歌。悖挈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鷓湯。馬嵬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

詠開元天寶閒事。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 李晟傷國體

將帥握重兵居閫外。當國家多事時。其奉上承命。尤當以恭順爲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復長安。功名震耀。蓋社稷宗臣也。然嘗將神策軍戍蜀。及還。以營妓自隨。節度使張延賞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乃止。後歲餘。上命韓滉諭旨於晟。使釋怨。滉因使晟表薦延賞。遂爲相。然則輔相之拜罷。皆大將得制之。其傷國體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能釋然。晟之失兵柄。正緣此耳。國學武成王廟本列晟於十哲。乾道中有旨。退於從祀。壽皇聖意豈非出此乎。

### 元和六學士

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時考之。所謂五相者。裴垪。王涯。杜元穎。崔羣。及絳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祕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祕書郎史魏公直翁。按書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相等。甚類元和事云。

### 二傳誤後世

自左氏載石碻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後世援以爲說。殺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恂。唐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公羊書魯隱公威公事。有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語。後世援以爲說。廢



長立少。以妾爲后妃。如漢哀帝尊傅昭儀爲皇太后。光武廢太子彊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勝數。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

父子忠邪

漢王氏擅國。王章梅福嘗言之。唯劉向勤勤懇懇。上封事極諫。至云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其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舉爲侍中。爲莽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名。皆所共謀。馴致攝篡。卒之身亦不免。魏陳矯事曹氏三世。爲之盡忠。明帝憂社稷。問曰。司馬懿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懿竟竊國柄。至孫炎篡魏。爲晉而矯之子騫。乃用佐命勳位。極公輔。晉郗愔忠於王室。而子超黨於桓氏。爲溫建廢立之謀。超死。愔哀悼成疾。後見超書一箱。悉與溫往反密計。遂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晉史以爲有大義之風。向矯愔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蘇張說六國

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而其從橫之辯。如冰炭水火之不同。蓋所以設心者異耳。蘇欲六國合從以擯秦。

故言其疆。謂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謂趙地亦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謂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之勇。一人當百。謂魏地方千里。卒七十萬。齊地方二千餘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至於張儀。則欲六國爲橫。以事秦。故言其弱。謂梁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韓地險惡。卒不過二十萬。臨菑卽墨。非齊之有斷趙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長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聳聽敬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彼皆長君持國之日久。逮其臨事。乃顧如桔槔。隨人俯仰。得不危亡幸矣哉。且一國之勢。猶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較量生理。名田若干頃。歲收穀粟若干。蕪園若干畝。歲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區。爲錢若干。下至牛羊犬雞。莫不有數。自非童駘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數者。何待於疏遠游客爲吾借箸而籌哉。苟一以爲多。一以爲寡。將遂挈挈然舉而信之乎。壘錯說景帝曰。高帝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分天下半。以漢之廣。三國渠能分其半。此錯欲削諸侯。故盛言其大爾。膠西王將與吳反。羣臣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非計也。是時反者卽吳楚諸齊。此膠西臣欲止王之謀。故盛言其小爾。二者視蘇張之言。疑若相似。而用心則否。聽之者惟能知彼知己。則善矣。

此  
页  
空  
白

# 容齋續筆

## 卷第三十八則

###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計。據以爲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書之。足爲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三聘。將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卒之相湯伐夏。俾厥后惟堯舜。格于皇天。傳說在巖野。爰立作相。三篇之書。皎若星日。雖史籍久遠。不詳紀其行事。而高宗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禮陟配天。載于易之既濟書。之無逸詩。之商武商代之君莫盛焉。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於是爲允蹈矣。管仲以其君霸。商君基秦爲強。雖聖門羞稱。後世所賤。然考其爲政。蓋未嘗一戾於始謀。韓信勸漢祖任天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傳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後。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會滎陽。至於滅楚。無一言不酬。鄧禹見光武於河北。知更始無成。說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帝與定計議。終濟大業。耿弇與光武同討王郎。願歸幽州。益發精兵。定彭寵。取張豐。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常以爲落落難合。而事竟成。諸葛亮論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難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益州沃野千里。勸劉備跨有荊益。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及南方已定。則表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已而

盡行其說。至於用師未戰而身先死。則天也。房喬杖策謁太宗爲記室。卽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輔成大勳。至於爲相。號令典章。盡出其手。雖數百年猶蒙其功。王朴事周世宗。當五季草創之際。上平邊策。以爲唐失吳蜀。晉失幽并。當知所以平之之術。當今吳易圖。可撓之地二千里。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有也。旣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殂。至於國朝。掃平諸方。先後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獨幽州之舉。旣至城下。而諸將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顯國言聽計。從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師募商鞅爲人。苟可以取民者。無不盡。遂詒後世之害。則在所不論也。

秋興賦

宋玉九辯詞云。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遭一塗而難忍。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士。儲儲落落。皆非後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爲可稱。慈少仕東萊本郡。爲奏曹吏。郡與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爲賊所圍。慈爲求救於平原。突圍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爲揚州刺史。慈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爲大將。

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便前鬪。正與策對。得其兜。整及繇奔豫章。慈爲策所執。捉其手曰。寧識神亭邪。又稱其烈義。爲天下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爲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昏。至卒時。纔年四十一。葬于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蚤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爲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摠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間。尙憶神亭之事。蓋爲是也。

### 諡法

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語出表記。然不云起於何時。今世傳周公諡法。故自文王武王以來。始有諡。周之政尙文。斯可驗矣。如堯舜禹湯皆名。皇甫謐之徒。附會爲說。至於桀紂。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諡以一字。至威烈正定益。以兩而衛武公曰。叡聖武公。見於楚語。孔文子曰。正惠文子。見於檀弓。各三字。意當時尙多有之。唐諸帝諡。經三次加冊。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後多少不齊。代宗以四字。肅順憲以九字。餘以五字。唯宣宗獨十八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國朝祖宗諡十六字。唯神宗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蓋蔡京所定也。

### 漢文帝受言

漢文帝卽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女緹縈。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卽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議請定律當斬右止者。反棄市笞者。杖背

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乘時建明。以負天子德意。蒼敬可謂具臣矣。史稱文帝止輦受言。今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卽除數千載所行之刑。曾不留難。然則天下事豈復有稽滯不決者哉。所謂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蓋凡囊封之書。必至前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闔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廷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圜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爲畫馬奪眞。圜人太僕所爲不樂。是不然。圜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豳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秦中事也。所謂沼沚洲澗之水。蘋蘩藻荇之菜。疑非所有。旣化行江漢。故并江之永。漢之廣。率皆得言之。歟。標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柟也。箋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柟異。亦非茂木。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薜靡蕪。揭車。蘘荷。蓀若。蘋。芋之類。自是侈辭過實。與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自

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鍾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高地迴。興盡悲來。宇宙盈虛。邱墟已矣。之辭是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臥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邱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驅兇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跲藉。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鬪雷馳。自北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之辭是也。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斑。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大羊曾爛漫。宮闕尙蕭條。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牀玉手。萬草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長年三老。振梅開頭。門巷荆棘。底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生麋鹿。捨舟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雲霄。伯仲之間。指揮若定。桃蹊李徑。梔子紅椒。庾信羅含。春來秋去。楓林橘樹。複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義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骨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鬢柳眼。對紫蝶黃蜂。重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疎鐘。對休燈滅燭。江魚朔鴈。對秦樹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是者甚多。

東坡明正



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乘時建明。以負天子德意。蒼敬可謂具臣矣。史稱文帝止輦受言。今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卽除數千載所行之刑。曾不留難。然則天下事豈復有稽滯不決者哉。所謂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蓋凡囊封之書。必至前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廷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圜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爲畫馬奪眞。圜人太僕所爲不樂。是不然。圜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爾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秦中事也。所謂沼沚洲澗之水。蘋蘩藻荇之菜。疑非所有。旣化行江漢。故并江之永。漢之廣。率皆得言之歟。標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柟也。箋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柟異。亦非茂木。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蘿。靡蕪。揭車。蘘荷。蓀若。蘋。芋之類。自是侈辭過實。與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自

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進拜。俗呼爲四入頭。固有盡歷四職而不用。如張文定公。謂仁英朝至神宗初始用。王宣徽之類者。趙清獻公自成都召還。知諫院。大臣言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謂二司使開封府。不爲諫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嚴如此。至若以權侍郎方受告。卽爲參樞。如施鉅鄭仲熊者。蓋秦檜所用云。

### 無望之禍

自古無望之禍。玉石俱焚者。釋氏謂之劫數。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賴丙吉得生。隋煬帝令嵩山道士潘誕合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誕。其後方士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不啻草莽。而二說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風言女武當王已在宮中。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淳風諫而止。以太宗之賢。尙如此。豈不云幸不幸哉。

### 燕說

黃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經用燕說。束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派瀾九縣。大意指王氏新經學也。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故有此句。

### 折檻行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尙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爲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旣無一語。何得爲直臣。錢仲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爲相時。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羣公閒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爲明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閒。爲不可曉。

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劍斷張禹首。上大怒曰。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御史遂將雲去。辛慶忌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輯與集同。謂補合也。以旌直臣。劉聰爲劉后起鷄儀殿。陳元達諫。聰怒。命將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卽以鎖繞堂下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聞之。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園爲納賢園。堂爲媿賢堂。兩人之事甚相類。雲之免於死。由慶忌卽時爭救之故。差易爲力。若元達之命在須臾閒。聰之急暴且盛怒。何暇延留數刻而容劉氏得以草疏乎。脫使就刎其首。或令武士擊殺亦可。何恃於鎖腰哉。是爲可疑也。成帝不易檻以旌雲直。而不能命以一官。乃不若聰之待元達也。至今宮殿正中一閒橫檻。獨不施欄柵。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今略紀其數語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如此之類非一。

栽松詩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人。心愛手自移。蒼然澗底色。雲濕煙霏霏。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圃於鄉里。乾道己丑歲。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穉松數十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爲固。不能保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勢。偶閱白公集。感而書之。

烏鵲鳴

北人以烏聲爲喜。鵲聲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於弦弩挾彈。擊使遠去。北齊書。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樹閒。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且云。勅喚永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曰。南宮駕騫地。何忽來烏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然則鵲言固不善。而烏亦能報喜也。又有和元微之大觜烏一篇云。老巫生姦計。與烏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此鳥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按微之所賦云。巫言此鳥至。財產日豐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烏來集。自言家轉孳。專聽烏喜怒。信受若長離。今之烏則然也。世有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烏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聲。卽是甲聲。第二聲爲乙聲。以十千數之。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不專於一說也。

此  
页  
空  
白

# 容齋續筆

## 卷第四十七則

### 洧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彊。李氏政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訖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於乘輿三駕。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正叛。漢遣其客朱元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時請兵復諸州。卽取舒和。後以特功偃蹇。唐將奪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方執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竟斬于市。郭廷謂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南。恐爲唐所種族。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則知周師所以久者。景法度猶存。尙能制將帥死命。故也。紹興之季。敵騎犯淮。踰月之間。十四郡悉陷。予親見沿淮諸郡守。盡掃官庫儲積。分寓京口。云預被旨許令移治。是乃平時無虞。則受極邊之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敵退則反了。無分毫絀於吏議。豈復肯以固守爲心也哉。

###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

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駟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其他可以類推矣。太祖實錄竇儀傳有此事。史臣但歸咎於儀云。

### 竇正固

竇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用此官。在中書。乃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不聽。熙寧初。富韓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己。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勢之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輩。固不乏也。

### 鄭權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邪。

### 黨錮牽連之賢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以百數。海內塗炭。其名迹章章者。並載于史。而一時牽連獲罪。甘心以受刑。誅皆節義之士。而位行不顯。僅能附見者甚多。李膺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之子。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籍苟安。遂自表免歸。高城人巴肅。被收。自載詣縣。縣令欲解印綬。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羌。詔下急捕。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張儉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復流轉東萊。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曰。張儉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撫篤曰。蓬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白專仁義。歎息而去。儉得免。後數年。上祿長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族。非經常之法。由是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此數君子之賢如是。東漢尙名節。斯其驗歟。

### 漢代文書式

漢代文書。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國。有漢官典儀。漢舊儀等所載。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見者爲明白。史晨祠孔廟碑前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尙書臣晨。頓首死罪。末云。臣晨誠惶誠恐。頓首死罪。上尙書。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前後與此同。無極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尙書。末云。臣耽。慙頓首。頓首。上尙書。制曰。可。大尙讀爲太常。承書從事某月十七日丁丑。尙書令忠。奏雒陽宮。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尙。書。令。忠。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耽。丞。敏。



下常山相孔廟碑。前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國郡國上公府三式。始末詳備。文惠公隸釋有之。無極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陽宮。是日下太常孔廟事。以壬寅日奏雒陽宮。亦以是日下魯相。又以見漢世文書之不滯留也。

資治通鑑

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爲官屬。嘗以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敘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爲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爲例。於未卽位卽書正月。爲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兼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侔。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爲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爲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爲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卽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成。以爲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標爲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爲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

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灞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 弱小不量力

楚莊王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滅蕭。楚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鄆。齊侯伐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遂取龍。夫以齊楚之大。而莒一小國。蕭一附庸。龍一邊邑。方受攻之際。幸能囚執其人。強敵許以勿殺。而退師。乃不度德量力。致怨於彼。至於亡滅。可謂失計。傳稱子產善相小國。使當此時。必有以處之矣。

### 田橫呂布

田橫既敗。竄居海島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橫遂與二客詣雒陽。將至。謂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令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卽自剄。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爲雄才。韓退之道。出其墓下。爲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也。呂布爲曹操所縛。將死之際。乃語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

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殺之。布之材未必在橫下。而欲忍恥事讐。故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蓋笑之也。劉守光以燕敗爲晉王所擒。旣知不免。猶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此又庸奴下才。無足責者。

### 中山宜陽

戰國事雜出於諸書。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克。而趙世家書。武靈王以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其地。銳欲報之。至於變胡服。習騎射。累年乃與齊燕共滅之。遷其王於膚施。此去魏文侯時已百年。中山不應旣亡而復存。且膚施屬上郡。本魏地。爲秦所取。非趙可得。而置他人。誠不可曉。惟樂毅傳云。魏取中山。後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陽於韓爲大縣。顯王三十四年。秦伐韓。拔之。故屈宜曰云。前年秦拔宜陽。正是昭侯時。歷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拔宜陽。相去幾三十年。得非韓嘗失此邑。旣而復取之乎。

###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史記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斲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聞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斲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卜筮不同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說。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以爲瀆龜筮。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大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則歷卜諸家。自古蓋不同矣。唐呂才作廣濟陰陽百忌歷。世多用之。近又有三歷會同集。蒐羅詳盡。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日者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墨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列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恠矣。

柳子厚黨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解謗。而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詆訶萬狀。盡爲敵讐。及爲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計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卽位時。有寒儻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因閒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呂溫李景儉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宮掖事祕。功歸貴臣。於是叔文貶死。韓退之於兩人爲執友。至修順宗實錄。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蹤跡詭祕。旣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采聽外事。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不能以少蔽也。

漢武心術

史記龜策傳。今上卽位。博開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邱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漢書音義以爲史遷沒後十篇闕。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言辭鄙陋。日者龜策列

傳在焉。故後人頗薄其書。然此卷首言今上卽位。則是史遷指武帝。其載巫蠱之寃。如是。今之論議者。略不及之。資治通鑑亦棄不取。使邱子明之惡不復著見。此由武帝博采異端。馴致斯禍。儻心術趨於正當。不如是之酷也。

### 禁天高之稱

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玉帝上聖皇等爲名字。於是毛友龍但名友。葉天將但名將。樂天作但名作。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衛上達賜名仲達。葛君仲改爲師仲。方天任爲大任。方天若爲元若。余聖求爲應求。周綱字君舉。改曰元舉。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張讀字聖行。改曰彥行。蓋蔡京當國。遏絕史學。故無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詔以昨臣僚建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聖及主字者悉禁。旣非上帝名諱。又無經據。詔佞不根。貽譏後世。罷之。

###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濫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遷官論賞者五千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兗州陞爲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纔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朝奉大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

賞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卽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 容齋續筆

## 卷第五十三則

###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于五季。爲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爲萬世所麾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惡浮於桀紂哉。蓋秦之後卽爲漢。隋之後卽爲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證。是以其事暴白於方來。彌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哀舉之。張耳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頭會箕斂。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入關。爲天下除殘去賊。陸賈曰。秦任刑法不變。卒滅嬴氏。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賈山借秦爲喻。曰。爲宮室之麗。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爲馳道之麗。後世不得邪徑而託足。爲葬葬之麗。後世不得蓬顆而託葬。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天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繼數月耳。而宗廟滅絕。賈誼曰。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滅四維而不張。君臣乖亂。六親殃戮。萬民離叛。社稷爲虛。又曰。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今日卽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鼂錯曰。秦發卒戍邊。有萬死之害。而亡



銖兩之報。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首倡。天下從之如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讒賊。民力罷盡。矜奮自賢。法令煩僭。刑罰暴酷。親疎皆危。外內咸怨。絕祀亡世。董仲舒曰。秦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爲自恣苟簡之治。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羣盜並起。死者相望。而姦不息。淮南王安曰。秦使尉屠睢攻越。鑿渠道。曠日引久。發適戍以備之。往者莫反。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吾邱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義。去仁恩。而任刑戮。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主父偃曰。秦任戰勝之威。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暴兵露師。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望。天下始叛。徐樂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嚴安曰。秦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廣心逸。兵禍北結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天下大畔。滅世絕祀。司馬相如曰。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絕。伍被曰。秦爲無道。百姓欲爲亂者十室而五。使徐福入海。欲爲亂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越。欲爲亂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宮。欲爲亂者十室而八。路溫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賈捐之曰。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劉向曰。始皇葬於驪山。下錮三泉。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爲無道。削仲尼之迹。絕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通。張誹謗之網。以爲漢毆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劉歆曰。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凡漢人之論秦惡者如此。唐高祖曰。隋氏以主

驕臣諂亡天下。孫伏伽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薛收傳：秦王平洛陽，觀隋宮室，歎曰：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奢侈。收曰：後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爲後世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證曰：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又曰：隋唯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強，不虞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室臺榭是飾，外示威重，內行險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隕匹夫之手。又曰：文帝驕其諸子，使至夷滅。馬周曰：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宗廟爲墟。楊相如曰：煬帝自恃其彊，不憂時政，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棄之。吳兢曰：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自是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湧灼爛，號呼騰蹈。李珣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

##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漢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謂不明，而巫蠱之禍，羅織之獄，天下塗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後世聞二武之名，則憎惡之，蒙

確作詩用郝甌山上元閒事。宣仁謂以吾比武后。蘇轍用武帝奢侈窮兵虛耗海內爲諫疏。哲宗謂至引漢武上方先朝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盥茲。

玉川子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固不義。然必有謂而發。非貪慕貨財。則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貧。至於鄰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爲色而動。窺見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腳老婢隕命也。惡少可謂枉著一死。予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全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略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亦含譏諷乎。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階爲州縣官。賤之至矣。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當周太祖時。補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

始贈大理評事。予八世從祖師暢。揚子漢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尚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徭正與里長等。元豐中李清臣論官制。奏言國朝踵襲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銀青光祿大夫階。卒長開國。而有食邑。蓋爲此也。今除授蕃官。猶用此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經略司申安化三州蠻蒙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補官勳。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帶銀青祭酒。而等第加勳。文安公在西垣爲之命詞。

### 買馬牧馬

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按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廩圍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閒。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亦爲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嘆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旣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尙以爲騎士無所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爲失計也。

### 杜詩用字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我所稱。當以爲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略紀其句。

于此。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此以自字對相字也。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時自短。醉舞爲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正月鶯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病相親。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獨字對相也。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體。犯宮者扉。扉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揚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恥也。羅隱讒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

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鬻者勝。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爲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荀卿謂象刑爲治古不然，亦三論也。

###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按其平生賢否也。常袞爲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羣臣喪服，袞以爲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袞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袞坐欺罔貶，祐甫代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袞右，故不復評其事。然揆之以理，則袞之言爲然。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欲因是擣西戎腹心。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來責失信，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文宗以爲然，詔以城歸吐蕃。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議者亦以德裕賢於僧孺，咸謂牛李私憾不釋。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其事。然以今觀之，則僧孺爲得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

### 盜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應勝。晉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羣盜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爲亂，陷數州，凡得官吏，必斷鬻支體，探其肺腸，或熬

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杭卒陳通爲逆。每獲一命官。亦卽梟斬。豈非貪殘者爲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爲怒乎。

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飲連句。沈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得競病兩字之類是也。子家有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席。羣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橫。映奩併鏡慶十字。宴宣猷堂。得迓格白赫易夕。擲斥坼啞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謚一。瑟畢訖橘質帙實十字。如此者凡數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后妃命數

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胄。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媧生穆公。獨繼父有國。子孫蕃衍盛大。與鄭存亡。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爲言其故。王卽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呂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爲代太后。終之承漢大業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飭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爲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娣妾。莫得進見。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乃王政君也。一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爲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可謂承恩有限。而光

華啓佑。與同輩遼絕。政君遂爲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高宗皇帝再復大業。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類薄太后云。

### 公爲尊稱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者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貴之則曰公。范煜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元。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國亦有諸葛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范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爲最著也。

### 臺城少城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使者爲臺使。卿士爲臺官。法令爲臺格。需科則曰臺有求須。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他處指言建康爲臺城。則非也。晉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城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有東望少城之句。今人於他處指成都爲少城。則非也。



此  
页  
空  
白

# 容齋續筆

## 卷第六十五則

###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爲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爲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凡爲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襖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爲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爲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嘉對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

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光爲丞相。按嘉之就獄。由光逢君之惡。而嘉且死。尙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賢。協媚王莽。爲漢蝨蟻。尙得爲賢也哉。

朱溫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悖之人。亦有不能違者。劉仁恭爲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文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其後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困。滄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爲人。以其爲唐鴟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斥楷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瑞麥。省之不擇。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何用此爲。遣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爲不足道。於全忠則爲可書矣。所謂憎而知其善也。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月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賈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天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子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旣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子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玘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爲贈。卽不敢從命。本朝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爲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爲謝。卻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皇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 漢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爲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爲建元。按策問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

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卽位之始年也。

戊爲武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詔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古有此言。按許叔重說文。於逮字上引虞書曰。方逮。孱功。又曰。怨匹曰逮。然則出於虞書。今亡矣。以鳩僞爲逮。孱以耦爲匹。以仇爲逮。其不同如此。而僞字下所引。乃曰。旁救僞功。自有二說。旻字下引虞書曰。仁閱覆下。則稱旻天。嫫字下引虞書雉塾。今皆無此。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撫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爲艸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爲犢。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爲若蚤。其文蔚也。爲斐也。乘馬班如。爲驢如。天地網緼。爲天地壹壺。縵有衣袽。爲需有衣絮。書晉卦爲釋。巽爲顛。艮爲邑。所引書帝乃殂落。爲助乃殂。竄三苗。爲覈。塞也。音倅。三苗勿以儉人爲諗。人諗問也。在後之侗。爲在夏后之詞。尙不忌于凶德。爲上不碁。峙乃糗糧。爲餽糧。教胄子。爲教育子。百工營求。爲覓求。至於屬婦。爲媯婦。媯音鄒。妊身也。有疾弗豫。爲有疾不愈。我之弗辟。爲不僻。截截諛言。爲淺淺巧言。又圓圓升雲。半有半無。獮有爪而不敢以撼。及以相陵。懣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

所引詩。既伯旣禱。爲旣禡旣禱。新臺有泚。爲有玼。焉得諛草。爲安得意艸。墻有茨。爲有薺。棘人變變。爲變。鬱江之永矣。爲羨矣。得此戚施。爲醜醜。伐木許許。爲所所。儻儻俟俟。爲伉伉。俟俟。嘽嘽駱馬。爲疹疹。赤舄。几几。爲己己。又爲擊擊。音擊民之方殿屎。爲方唵。呬。混夷駟矣。爲犬夷。呬矣。陶復陶穴。爲陶覆地也。室其會如林。爲其檐。國步斯頻。爲斯墮。滌滌山川。爲薇薇。論語荷蕢。爲荷臯。褻裘爲絺衣。又有跂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爲源源。音源。徐也。接浙爲澆浙。澆其兩切。乾漬米也。左傳。虜涼爲悵涼。芟夷爲登音濊。夷。圭竄爲圭竄。澤之萑蒲。爲澤之目。籟。禁苑也。衷甸兩牡。爲中佃。一轅。樞柎藉幹。爲樞部。薦榦。公羊闐然。爲覯然。覯失冉切。暫見也。國語。餽飯不及壺殮。爲仇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 周亞夫

漢景帝卽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帝。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卽平之。功亦不細矣。而訖死於非罪。景帝雖未爲仁君。然亦非好殺卿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爲之。竊嘗原其說。亞夫之爲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者。方其將屯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閒。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開壁門。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旅萬騎。乘輿黃屋。顧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閒。以是隕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符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閒矣。

煬王煬帝

金將元顏亮隕於廣陵。葛王褒已自立。於是追廢爲王。而謚曰煬邁。奉使之日。實首聞之。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謂之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及歸。覲德壽宮。奏其事。高宗天顏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爲類符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既同。今得謚又如此。豈非天乎。此段聖語。當不見於史錄。故竊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尤詳。然每事必有君子一說。唯詛射穎考叔以爲失政刑。此外率稱其善。杜氏注文又從而獎與之。按莊公爲周卿士。以平王貳於虢。而取王子爲質。以威王畀虢公政。而取溫之麥。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忿而不朝。拒天子之師。射王中肩。謂天子不能復巡守。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穎及泉之誓。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臣賊子者矣。而曾無一語以貶之。書姜氏爲母子如初。杜注云。公雖失之於初。而孝心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書鄭伯以齊人朝王。曰禮也。杜云。莊公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書息侯伐鄭。曰不度德。杜云。鄭莊賢。書取郟與防歸于魯。曰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書使許叔居許。東偏。曰於是乎有禮。度德而處。量力而行。相時而動。可謂知禮。書周鄭交惡。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乃以天子諸侯混爲一區。無復有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勞王。杜云。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此段尤爲悖理。唯公羊子於克段于鄆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爲得之。

百六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爲厄會。以歷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兩爻以上者。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伯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之大過。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鄭。遇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卽演而爲說。然崔杼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叔孫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殆若專爲二子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予謂此正是用中爻取義。前書論之詳矣。又有相與論事。不假著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爲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穀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怵侈。子大叔曰。在復之頤。但以爻辭合其所行之事耳。至於爲嬴敗姬。伐齊則可等語。自是一時探蹟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爲主。

鍾繇自劾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爲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詔召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畿爲太守郡掾詣繇求留邑繇不聽邑詣許自歸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旣舉文書操彈失理輕慢憲度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大爲不敬臣請法車召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士臣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伏須罪誅詔不許予觀近時士大夫自劾者不過云乞將臣重行竄黜圖門待罪而已如繇此章蓋與爲他人所糾亡異也豈非身爲司隸職在刺舉故如是乎

大義感人

理義感人心其究至於浹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次之間初非有怪奇卓詭之事也楚昭王遭吳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竟以復國漢高祖入關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滅民大失望劉氏四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皇避祿山亂至扶風士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朕甚愧之今聽各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訣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衆皆哭曰死生從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邱大將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而斬之士心益勸河北四凶稱王李抱真使賈林說王武俊託爲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尙可謝

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卽首唱從化。及奉天詔下。武俊遣使謂田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何得不悔過而歸之。王庭湊盜據成德。韓愈宣慰。庭湊拔刃弦弓以逆。及館羅甲士於廷。愈爲言。安史以來。逆順禍福之理。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訖爲藩臣。黃巢僞赦至。鳳翔節度使鄭畋不出樂奏。將佐皆哭。巢使者怪之。幕客曰。以相公風痹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曰。吾固知人心尙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旋起兵率倡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喪師遁還。亦能以語言動衆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足平。凡此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之難極矣。不聞有此何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592B

